

田野的風



號三第

渥

半月刊

毅力出版社發行

民國廿九年七月出版

田野的風

目次

(一)	1
(二)	5
(三)	8
(四)	13
(五)	18
(六)	23
(七)	26
(八)	30
(九)	34
(十)	38
(十一)	42
(十二)	47
(十三)	54
(十四)	59
(十五)	64
(十六)	68
(十七)	74
(十八)	80
(十九)	85
(二十)	89
(二十一)	98
(二十二)	104
(二十三)	109
(二十四)	117
(二十五)	125
(二十六)	132
(二十七)	137
(二十八)	147
(二十九)	153

田野的風

—

這鄉間依舊是舊日的鄉間。

靠着山丘，傍着河灣，零星散佈着的的小的茅屋，大的村莊，在金黃色的夕陽的光輝中，依舊是沒有改變一年以前的形象，炊烟隨着牧歌的聲浪而慢慢地飛騰起來，彷彿是從土地中所發洩出來的偉大的怨氣一樣，那怨氣一年復一年地，一日復一日地，總是毫無聲息地消散於廣漠的太空裏。烏鴉成羣地翱翔着，叫鳴着，宛然如報告黃昏的到臨，或是留戀那夕陽的西落。那樹林蕨藪的處所，隱隱地露出一座樓閣的屋頂，那景象彷彿是這鄉間的聖地，而在牠周圍的這些小的茅屋，大的村

(1)

莊，不過是窮苦的窩巢而已。

一切都仍舊，一切都沒有改變……

但是，這鄉間又不是舊日的鄉間了。

在什麼隱隱的深處，開始潛流着不穩的水浪。在偶而的，最近差不多是尋常的居民的談話中，飛動着一些生疏的，然而同時又是使大家感覺得異常的興趣的字句：“革命軍”……“減租”……“打倒土豪劣紳”……這些字句是從離此鄉間不遠的城市中帶來的，在那裏聽說快要到來革命軍，或者革命軍已經到來了。

年老的鄉人們聽到了這些消息，也很對之注意，然而不是別種想法：革命？爲什麼要革命？世道又大變了！……年輕的鄉人們却與他們的前輩正相反。這些消息好像有什麼魔力也似的，使他們不但暗暗地活躍起來，而且很迫切地希望着，似乎他們將要從“革命軍”的身上得到一些什麼東西，又似乎他們快要赴歡娛的筵筵，在這筵筵上，他們將痛痛快快地卸下自己肩上的歷年積着的重担，而暢飲那一種爲他們所渴望的，然而爲他們所尚不知道是什麼滋味的美酒。

他們，年輕的人們，相互地詢問道：

——快了罷？

——快了，快要到了。……

從問話的人的口中冒出“快了罷？”幾個字來，這可聽得出他是怎樣熱烈地希望着那一種所謂“快了”的東西。從回答者的口中冒出“快要到了……”的聲音，令人又可感覺到他是在怎樣地得意。大家說完了話，或是在繼續的談話中，如果談話的場所是在田野裏，那他們便免不了地要向那樹林葳蕤的處所，那高聳的樓房的屋頂默默地望着，或是很帶仇意地溜幾眼。

在那裏住着這一鄉間的主人，這一鄉間的田地大半都是屬於他的。在不久以前，鄉人們，這其間年輕的當然也在內，經過那一座偉大的樓房的旁邊時，總不禁都要起一種羨慕而敬佩的心情：“住着這一種房子才是有福氣的，才不愧爲人一世呵！……”但是在這一年來，這種心情逐漸地減少了，好像有一種什麼力在主宰着也似的。尤其是在最近，青年人的心理變化得異常的快，對於那座巍然的樓房不但不加敬慕，而且仇恨了。他們在田野間所受着的風雨的欺凌，在家庭中所過着的窮苦的生活，彷彿這些，他們很模糊地意識到，都是不公道的，不合理的，而這些罪源都是來自那樹林葳蕤的處所……

在最近的半月內，自從礦工張進德回到鄉間之後，這一種不穩的空氣更加激蕩了。他隨身帶回來一些新的思想，新的言語，在青年們中間偷偷地傳佈着，大部分的青年們都受了他的鼓動。他所說的一切，就好像興奮的藥劑一樣，把青年們都興奮起來了。他說，現在是革命的時代了，農民們應當起來……他說，地主的，例如李敬齋的錢財，田地，都是農民爲他掙出來的，現在農民應當將自己的東西收回轉來……這是一種如何駭人聽聞的思想！然而青年們却慶幸地將牠接受了。

青年們知道張進德是一個誠實而精明強幹的人，對於他都懷着敬意。半年以前，當他從礦山回里看他的病了的母親的時候，他還是一個很沒有什麼驚奇的思想的礦工，向青年們所敘訴着的，也不過是一些瑣碎的關於礦山上的事。但是在這一次的回來，他差不多變成別一個人了。在一般青年的眼光中，他簡直是“百事通，”他簡直是他們的唯一的指導者。青年們感覺得自己的眼睛，自己的心，在此以前被一種什麼東西所蒙蔽住了，而現在他，張進德，忽然將這一種蒙蔽的障幕揭去了，使着他們開始照着別種樣子看待世界，思想着他們眼前的事物。他們宛然如夢醒了一樣，突然看清了這

世界是不合理的世界，而他們的生活應當變成爲別一種的生活。

二

張進德是一個沒有家室的人。曾有過一個衰老的母親，他是很愛她而且是很孝順她的。然而不幸她於他最後一次的回里時死去了。自從母親死去了之後，這鄉間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牽得住張進德的一顆心了，——在這鄉間他不但沒有房屋，沒有田地，以及其他什麼財產，而且連一個親人都沒有了。這鄉間的景物也很美麗，這鄉間的居民也很樸實，然而張進德已經不再留戀牠們了，決定在城市中或在礦山上，永遠地過着那種羣衆的工人的生活。那生活並不舒適，所受的壓迫和痛苦，並不較農民的生活稍爲減低，但不知爲什麼，他總覺得那生活較爲有趣。在母親死去之後，他依舊回到礦山去，打算不再回到這鄉間了。

他整整地過了四年的礦工的生活，在他最後一次（這是半年前的事）回來看望病了的母親，母親終於在他的悲哀中死了，而他又重新回到礦山以前，他的

勞動的生活很平靜，因之也從來沒有過什麼特異的思想。做工吃飯，這是窮人的本分，他從沒曾想到自己本分以外的事。不料他回到礦山不久，工人們便鬧起增加工資的風潮，而他在這一次的風潮中，莫明其妙地被推為罷工的委員。於是他的生活，接連着他的思想也就從此變動起來了，他遇見了不知來自何處的革命黨人，他們的宣傳使他變換了觀看世界的眼睛……

在此以前，他以爲這座礦山是給窮人們以生活的工具的，沒有了這座礦山，便沒有了幾千個人的飯碗。現在他明白了，工人們從這座礦山所得到的很微末，而他們的血汗，盡爲資本家所吸取去了，並沒有得到十分之一的代價。他很會思想，於是他思想到工人生活的困苦，礦山上一切情形的黑暗……最後他思想道，這世界是不公平的，應有改造一改造的必要，而他，張進德，應如爲他所認識的革命黨人一樣，努力做這種改造的工作。

他漸漸變成了礦工的領袖……公司方面對於他的仇恨，和着工人們對於他的擁護，同時增加起來。不久，在半月以前，他在礦山上宣傳革命軍快要到來了，而他們，礦工們，應當趕快起來改良自己的生活……公司方

面聽到了這種危險的消息，便勾通丁當地的駐防的軍隊，決意將他捉到，以至於處死。因此，他不得已又逃回到自己的鄉間了。

鄉間差不多還是半年前的鄉間，可是張進德却完全不是半年前的張進德了。半年前的張德進所能告訴鄉人的，不過是些礦山上的瑣事，半年後的張進德却帶回來了一些無形的炸藥。無聲的巨炮，震動了這鄉間的僻靜的生活。自從他回到鄉間之後，一般青年的農民得到了一個指導者，因之，他們的心已經不似先前的平靜，而他們的眼睛變得更為清明……

張進德住在他的表姐夫吳長興的家裏。吳長興是窮苦的佃農，當然容不了張進德的吃白飯，而張進德也就沒想到要連累他的窮苦的表姐夫，——他不過是在他家借一塊地方寄宿而已。雖然兩間低小而陰濕的茅房，並不是寄宿的佳所，然而這對於張進德已經是很幸運了，他究意還不致於睡在露天地裏。

當他從礦山逃跑的時候，朋友們捐助了一點款子，所以他現在吃飯並不成問題，而且也並不急於要找工作。他明白他這次的回鄉，雖然是不得已的事，但是他總，他的任務是在於“改造，”無論走到什麼地方，他都

應當不要忘記了這個……

這鄉間究與他有密切的因緣，而且在這一次的回里，這鄉間突然引起了張進德的趣味。在半年以前，當他離開牠的時候，他決定不再留戀牠了，因為在這裏已經沒有了使他留戀的東西。那時他只覺得牠僻靜，沒有趣味，抵不得那城市或礦山的生活。但是現在呢？對於張進德，這鄉間的面目改變了。矮小的茅屋，農民們的困苦的生活……以前他覺得很平常，因之，也就從沒想過這些現象是不合理的，可是現在他却覺得了：這是不合理的現象，所以也就有“改造”的必要！……於是他決心將自己的思想向一般年輕的農民們宣傳，而對於年老的農民們，他以為他們的腦筋太腐敗了，不大容易新鮮起來。

他的宣傳得到了效果。青年們都漸漸地蠕動起來了。每一個人的腦筋裏都開始活躍着一種思想：

“現在是時候了，我們應當幹起來！……”



——快要到了罷？

——聽說是快要到了。

——……

然而革命軍並沒有如一般人的期望那樣很快地就到來了。一直到了昨日的下午，革命軍到來了的消息，才由進城賣柴的劉二麻子很確實地說出來。

劉二麻子是在鄉間做散工的，有工作的時候，他爲人做工，沒有人找他的時候，他便打柴到城裏去賣。一則因爲很年輕，二則因爲生活很艱難，總想藉着什麼方法鬆一鬆，所以他也就很熱心地希望着革命軍的到來，雖然那“革命軍”的能不能給他以好處還是問題。

也許是因爲奔跑，也許是因爲太興奮了，他的臉上的麻子今天特別紅得發亮。凡是在路中遇着他的人，一定都要驚異到他的那種不尋常的得意的神情。不知者或者以爲他在城中得了寶物回來，或者是將柴賣得多了幾倍的錢，或者因爲他久想娶老婆娶不到手，而今天忽然得到了一個未婚妻……

其實都不是，原因是在於他今天在城裏親眼看見革命軍的到來了。在路中每逢遇見一個相熟的人，不問對方願意聽與否，他便叨叨不憚煩瑣地將革命軍的形

狀描寫一番：他們帶着什麼樣式的帽子，穿着什麼顏色的軍服，甚至於說到有一個軍官的口上生了一顆黑痣……

——現在好了。革命軍到了，我們窮人們不愁得不到好處。——這是他向人報告完了後的結論。

這一種歡欣的，為鄉人們所久待着的消息，即刻傳遍了全鄉間，鼓動了每一個人的心。尤其是青年人一聽到了這種消息，發生了無限的慶幸。在太陽還未落土的時候，在東山的腳下，聚了五六個青年，有的手中拿着鋤頭，有的手中拿着扁担，有的空着手，——他們開始談論起關於革命軍到來了的事情。他們的外貌不相同，他們的服飾也不一樣，然而他們同具着一顆熱烈的，年青的心，同懷着歡欣的希望，同有着自由的要求。在金黃色的夕陽的光輝之下，他們的面孔上同閃動着一種愉快的波紋……

——現在我們應當怎麼辦呢？

他們之中有一個生着圓圓的面孔，兩眼炯炯有光的這樣向其餘的同伴們發問。

——真的，我們應當怎麼辦呢？

別的一個生着黃頭髮，扁鼻子，沒有大門牙的這樣

搔起後腦袋說。

一時的默然。

夕陽愈擴大自己的金黃的輪廓，眼見着即刻就要隱蔽起來牠的形影。夜幕快要展開了。從山那邊傳來了抑揚的收童的晚歌……

——怎麼辦？——最後，坐在草地上，抱着曲起來了的雙腿的一個青年開始說話了。他的名字叫做王貴才，生得身體很短小，人家都稱呼他為王矮子，可是他的為人很能幹，差不多是這一般青年們的領袖。只要他一張小口，轉動一下秀長而放着光的眼睛，青年們便要集中注意力而聽他的話了。——我看，還是去找張進德去，看他怎麼樣說。這消息不知道他已經知道了沒有？我們一定要去和他商量一下。

王貴才說着立起身來了。大家很機械地隨從着他的動作……

這時夕陽已經消逝了金影。村莊，樹林，河流……漸漸為迷濛的夜幕的暗影所吞食去了。在廣漠的深藍色的天空裏，開始閃耀着星光，而在靜寂的地土上，也同時開始現出來幾家微的小燈火。

青年們在路中一壁唱着山歌，一壁想着關於革命

軍的事情……在年青的心靈裏，活動着光明的，希望的波浪。當他們走到吳長興的門口時，張進德已經和着吳長興夫婦兩個向桌子坐下吃起晚飯來了。廚房和食堂是聯在一起的，甚至於張進德的寢室也在這同一的一間房裏。五六個年輕的客人，當然不能在這間房子裏都尋着坐位。一半走進入了門內，一半不得已只好留在門外，因為那吃飯的桌子差不多是攔門放着的。

張進德看見他們走來，一面態度很沉靜，一面立起身來，放下飯碗，很親熱地招呼他們。吳長興的老婆，一個具着窮苦面相的中年的農婦，坐着沒動，而他的丈夫隨着張進德默然立起，也沒有什麼表情。

青年們很興奮地報告了來意。一切的視線都集中到張進德面孔上，急切地等待着從他的口中所溜出來的話語。聽了青年們的報告之後，吳長興的老婆的窮苦面相上，似乎隱隱地起了一層歡欣的波紋，而在黝黑的，沉鬱的吳長興的面容上，似乎也有點放起光來。一個是因為聽說革命軍是主張男女平等的，丈夫不能打老婆；一個是因為聽說革命軍要解放農民，從此以後可以不交租了……丈夫有丈夫的想頭，老婆有老婆的希望。

在張進德的面孔上，並沒有看出什麼特別的歉疚的痕跡來。他並沒有即刻答覆青年們向他所提出的問題：“怎麼辦呢？”……他低下頭來沉吟了一回，復舉起放着銳敏的光的兩隻圓大的眼睛，向青年們很鎮靜地說道：

——這件事情，我不能立刻就答覆你們。我打算明天到城裏去看看情形，回來之後，我才能告訴你們怎麼辦。

青年們聽了張進德的話，似乎都很失望地低下頭來，然而大家都懷着同一的信念：既然張進德這樣說，那就應當聽他的話……

在微細的閃耀着的星光下，青年們摸着漆黑的，然而爲他們所熟悉的鄉間的小路，各自走向自己的茅屋去了。

在遙相應和的山歌的聲中，零亂地起了嗚嗚的犬吠的聲音。

四

王貴才快要走到自己的家門口了。一路中他幻想

着一些關於革命的事情……但是他的思想如激蕩着的波浪一樣，並沒有清淅的條紋。他最恨的，因之也就是他要藉着“革命”來打倒的，是和他家對面相住着的，那一座樓房的主人。那是他的東家，同時也就是他的仇人，因為由他的勞苦所製造出來的稻穀，被迫着送給那個一動也不動的主人用，而所謂主人，李敬齋這老東西，反來很惡毒地幾次鞭打過他的和順的，毫無罪過的父親。他呢，當然也挨過不少次的罵……現在，他想道，是革命的時候了，因之，也就是窮人出頭的時候了，媽媽的，老子要出一出氣！……

他想了許許多多對付“這老東西”的方法，他想，頂好將他拖到水田裏，鞭打着他照牛一般地拖着犁耙耕地……當他想像着李敬齋拖着犁耙耕地的那一種狼狽的情形，他不禁很得意地笑將起來了。不料就在這個當兒他忘了形，一不當心就卜通一聲掉到水池子裏去了。幸而水池子裏邊的水還不深，他即刻爬到陸地上來了，可是渾身衣服全濕透，變成一個水淋淋的落水雞了。季候是在春天，他的血很旺，並不覺得十分的寒冷；雖然心中有點懊喪，但是當他重新想像起來那種拖着犁耙耕地的情形，又不禁覺得好生快暢起來了。

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，家人們已經老早地吃過晚飯了。父親和母親在桌子旁邊對坐着，談論着一些什麼關於青菜和雞蛋的事情，而年輕的妹妹低着頭在洋油燈的燈光下，細心地縫着什麼衣服。恰好在王貴才跨進門限的當兒，他聽到母親的一聲帶着焦慮的話語：

——貴才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，還不回來！

母親首先看見了貴才。在老太婆的面孔上，同時緊張着歡欣和恐怖的神情。她驚慌地，急促地迎將上來，問道：

——你，你是怎麼了？怎麼弄成了這個樣子？跌到水裏去了嗎？

——媽，沒有什麼，我不當心，跌到水池子裏去了。毛姑快將衣服拿出來給我換……

毛姑聽了這話，即刻放下針線，毫不待慢走向內房裏為哥哥拿衣服去了。駝着背的，口中含着一根長旱烟袋的父親，一言不語地走到貴才的身邊來，將貴才的形狀打量了一番，很感歎地說道：

——這末樣的一個大人，也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，怎麼會跌到水池裏去！你看你有什麼用！

父親的話好像一桶冷水一般，將王貴才的渾身的

熱度都澆下去了。他只是向父親望着，沒有回答他所說的話。看見父親的駝背的後影，不禁忽然消逝了由父親的話而生的氣憤，另外動了一種憐憫的心情：

“這背是活活地被苦累所壓駝了！在這上面也不知駝着多少重的負擔，……”

想到此地，他又忽然想到自己的命運，想到革命的事情……

“不，我不能夠再這樣了！我不願意再這樣了！爲什麼我們要受苦？爲什麼吃苦的是我們，而享福的是別人？爲什麼我們風裏雨裏所耕種出的稻米要送給別人，而自己反來吃不飽肚子？……老哥，這樣是太不公平了！”

“不過，”他又繼續想道，不顧到妹妹已經將衣服拿來，而母親在旁邊催促了幾次。“父親是太老了，腦子裏裝不進一些新的想頭。吃了李敬齋無數次的打罵，他總不敢反抗一聲，好像是應該的樣子。他說我沒有用處，其實他才沒有用處呢。父親呵，我不能夠再像你一樣了！……”

——趕快去將衣服換掉罷，老呆站着幹什麼？——
母親又重新這樣地催促他。他本打算照着母親的話做

去，可是他感覺得，如果在他未將今天的消息報告給家人們知道之前，他是不能安心去換衣服的。身上固然有點寒冷，但是這寒冷總壓不下他心上的熱度。於是他不管他的父親願意聽聞與否，向他得意地說道：

——爸！你知道革命已經到了城裏嗎？

這時重新坐下，口中繼續吸着旱烟袋的父親，聽了貴才的話，慢慢地將旱烟袋從口中拿開，一點不感動地說道：

——革命軍來了又怎樣？我們守我們的本分要緊，決不要去瞎鬧。什麼革命不革命，不是我們種田人的事情。

——爸！革命軍主張減租呢。主張……土地革命……減租……於我們有好處。我們應當……

不待貴才說完，父親豎起來了兩隻不大發光的眼睛，怒着說道：

——我看你發了瘋！什麼革命土地，土地革命！這是我們種田人的事情嗎？你當心點！如果我知道你和他們胡鬧，不守本分……

待別人很溫和，待自己的兒子却很嚴厲的父親，現在又動起怒來了。母親見着形勢可怕，連忙將貴才拖到

內房裏去換衣服去了。貴才見着父親的動怒，並沒有發生什麼惡感，反之，更向他起了一種憐憫的心情：真的，他是太老了，吃苦吃得慣了！受了敵人的欺壓，而反來以為是應該的事，生怕放了一個不恭敬的屁，還不是很可憐嗎？

“不，爸！”王貴才一面換衣服，一面想道，“你是太可憐了！你簡直不懂得！我們要革命，我們一定要革命！……”

五

在平常的時候，老人家王榮發的就寢，總是要在家人們都就寢了之後。在未就寢之前，他總是要在屋前屋後繞幾個圈子，看看有沒有什麼可疑的形跡，聽聽有沒有什麼令人要注意的聲息。然後昂頭望一望天上的星兒是稠還是稀，如果是月夜的時候，那月亮是否發了暈，有沒有風雨的徵兆。

今晚他忽然很早地就向床上躺下了。老太婆依着自己的經驗，知道這種事情是僅僅當他有什麼氣憤的時候才會有的。如果她不當心要去追問他，那必定要更

增加他的氣憤。老太婆並沒曾多受過他的丈夫的打罵，然而當她一見着丈夫的氣憤的面容，她便一聲也不敢響了。她知道今晚貴才的話觸犯了他，但是貴才今晚所說的話：什麼減租，什麼土地……什麼革命……到底是什麼意思，為什麼能夠觸犯了他，她簡直不能明白。當她的丈夫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時候，也就是她老農婦的腦筋百思莫解的時候。

在王榮發的一生的生活中，今晚可算是一個特殊的例外了。他雖然將自己的兒子申斥了一頓，而貴才雖然並沒說出一句反抗父親的話，但是不知為什麼，他的枯寂了的腦海却陡然地起了不安的浪潮。他的一顆老了的心也似乎被一種什麼東西所刺動了。他不禁異常地苦惱起來。想將適才貴才所說的話忘記掉，然而不知為什麼總不能夠。他感覺得他毫無疑義地碰到什麼了。但是碰到了什麼呢？……

在做農民，到現在已經做老了的生活史中，王榮發從沒想過要改變自己的命運。也許在什麼時候，在窮困得沒有出路而即要走入絕境的時候，例如前年天旱，稞租繳不出來，而被東家李敬齋差了伙計捉去打罵的那一次，王榮發曾想過要將自己的命運改變一下，但因為

尋不出改變的方法，也就忍着所難忍的痛苦，將自己的希望消逝下去了。他將這些都委託之於未為他所見過的萬能的菩薩。他想，也許他前生造了孽，也許他家的坟山不好，也許他的“八字”生來就是受苦的命……世事都有一定的因果，他哪裏能變成例外呢？大家都說李家老樓的風水好，他想，可見得李大老爺有福氣，可見得他有做我們的東家的命……世事都不是沒有來由的啊。……於是很恭順地做了東家的順民，從沒曾起過什麼反叛的，不平的心情。

對於他，這種田的有種田的命，做老爺的有做老爺的命。田地是東家的，佃戶應當守着納租的本分。從前他是這樣想，現在他還是這樣想。但是現在的時代不同了：張進德不是這樣想了，吳長興不是這樣想了；賣柴的劉二麻子也不是這樣想了，甚至於王榮發自己的兒子也不是這樣想了。全鄉間的青年們似乎完全變成了別一輩人，他們口中說着為老年人所不說的話，想着一些為老年人所不敢想的思想。似乎一切都變了。從什麼地方來了這種反常的，混亂的現象呢？……王榮發不能明白到底是一回什麼事。只是嘆息着“世道日非，人心不古”而已。

張進德將一些反叛的思想告訴了鄉間的青年們，而王貴才又照樣地告訴了他的父親。可是他的父親始而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，繼而當他有點明白了的時候，他簡直陷落到恐怖的深淵裏去了。他，王榮發，雖然活了五十多歲，雖然比他的兒子多吃了幾十年的飯，可是從來沒聽過這些“違背天理”的思想。田地是東家的，爲什麼要把牠奪來？李大老爺無論怎樣地不好，可是究竟他是東家，互古以來，哪裏有個戶打倒地主的道理？不，他想，貴才是發了瘋，中了魔，忘記了窮人的本分……

爲着這個問題，王榮發也不知警戒了自己的兒子許多次。他命令他不准與張進德接近。有一次張進德因爲什麼事情到過他的家裏，可是他很冷淡地招待他，並指責出他的思想的不合理……張進德具着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：“老人家沒有辦法，只好隨他去！”所以也就沒和老人家爭辯。

今晚又爲着這個問題鬧起來了。他很氣憤。他老是不明白他的兒子爲着什麼深深地有了這種危險的思想。他恨自己生了這種不馴良的兒子，放着本分不去守，偏偏想着一些什麼土地革命，革命土地……他在床上翻來覆去，不斷地嘆息，弄得睡在床那頭的他的老妻

也不能入夢。

但是，別要看老人家對於這種叛逆的思想的恐怖，對於自己的兒子的憤恨，在一種什麼深處，也許就在那枯老了的骨髓裏，或是心靈裏，總還不時地冒出一點不平靜的浪沫來，使着他本能地感覺到他的兒子的思想，符合着一種什麼到現在還未被人承認的真理。

在氣憤漸漸消逝了的時候，於是他又不禁從別一方面想道：

“也許他的思想是對的，誰曉得！現在的世道是變了。也許這個世界的臉孔要改一改……說起來，我們種田的人也真是太苦了！風裏雨裏，一年四季到頭，沒有快活的日子過……唉，也許貴才是對的，讓他去！……”

春夜是異常地靜寂。躺在床上，向着紙糊着的微小的竹窗望去，王榮發想在那裏尋找到一點什麼東西。當他聽着睡在隔壁竹床上的貴才的隆隆的年輕的鼾聲，隱隱地覺得自己在兒子面前做錯了什麼事也似的。在這一種輕微的羞愧的感覺中，他順着兒子的不斷的鼾聲，也漸漸地走入夢鄉了。

六

當夕陽還未將東山的餘輝收匿起來時，在山脚下的一條彎曲的小徑上，徘徊着一個身着武裝便服，手提一隻皮箱的少年。對於這鄉間，這裝束是異常地生疏，眼見得他是從城裏來的過客。因為行旅的所致，他的面貌很黑瘦，可是從他的兩眼中所放射出來的英銳的光芒，的確令人一見了便會發生一種特異的，也許是敬畏的感覺。當他微笑起來而滿臉似乎都起了活動的波紋時，便又會令人感覺得他的和藹可愛。這鄉間本來是他的故鄉，這鄉間本來是他的生長地，而且這鄉間本來是屬於他的父親的勢力範圍，但是看着他的那種徘徊的模樣，他現在宛然是一個生疎的過客了。

在一年以前，當他和家庭決裂了而離開了這個鄉間，那時他決沒有想到會有再回到故鄉的機會。他決心和家庭永遠地脫離關係，這就是說他已不需要家庭了，因此，他也就沒有再回到故鄉的必要。不錯，在這裏，住居着他的親生的父母，然而在最後的一次決裂之後，他承認自己沒有父母了，有的只是自己的仇敵。在別一方

面，他想，他的父母當然也不再承認他爲兒子了。

現在，他又回到故鄉來了。這故鄉對於他是異常地生疏，因爲他和故鄉已經有了一年多斷絕音信。雖然在表面上，李家老樓，他的原來的家，從這東山角望去，還是昂然地呈現着當年的威嚴，雖然在那一條河流的沿岸上，還零碎地散佈着矮小的茅屋，雖然在李家老樓的右首有一里路之遙的幾間茅屋還存在着，但是他不知道那裏的主人是否還在生存，那裏的生活有沒有變更……這些，都使得他感覺得自己是一個生疎的過客。

但是對於有一件事情，他具着確定的信念，那就是這李家老樓既然還昂然地呈現着威嚴，從這些矮小的茅屋裏，既然還如當年一樣，冒着一股一股的如怨氣也似的炊烟，這就可見得這鄉間的生活面目沒有改變。而他，李傑，對於這種黑暗的生活曾有過如何的厭惡與仇恨呵！因爲這，他離開了故鄉，因爲這，他決心不再見自己的父母的面……

在一年以前，他厭惡並仇恨這鄉間的黑暗的生活，並且以爲大部分的罪惡，應當落在他父親的身上。但是他那時不知道如何做去才好，他本來是不能將父親刺殺掉呵！……在一年以後的今日，他具着回來改造鄉間

生活的決心，他已經知道了“要怎樣做，”而且他更深深地明白了，就是這問題不在於將做惡的父親殺死，而是在於促起農民自身的覺悟。只要農民自身一覺悟了，那還怕鄉間的生活不改變面目嗎！

眼看天色已經快要黑了。在他的面前經過兩個騎着牛的牧童，他們一壁唱着為李傑什麼時候所熟聽的山歌，一壁側着身子向他很生疏地，詫異地望着。他想將他們喊得停住，問一問鄉間的情形：李家老樓怎樣了，王榮發的一家是否還平安……但是當他還未決定即行開口時，牧童們已經將牛加了幾鞭，很快地走開了。

他不禁有點躊躇起來了。夜幕快將大地的面目遮掩下去，而他還在這山野間徘徊着，沒有一定的去向。回家去！那家已經不是他的家了，確切地說，他已經發了誓永不回家，現在無論如何，他是不願意回家去的。到王榮發的家裏去？王榮發的兒子，王貴才，本來是他的幼年的好友，雖然因為地位的懸殊，沒曾哥哥弟弟相稱過，然而兩人的友誼，實無異於異姓的兄弟。在這一年多中，李傑雖然沒和他通過音信，但是他的形像總時常留在腦海裏。現在，李傑想，頂好是到他的老朋友的家裏去……但是王榮發的一家是不是還耕着李家老樓的田地？是不

是還住在原處？……想到此地，李傑又更加焦急起來了。

他無決心地向前走着。望着那樹林中的李家老樓的黑影。在那裏，他度過了二十幾年的生活，在那裏，住着他的親生的父母……然而現在他徘徊在山野間，打算着尋找歸宿的地方，偏偏不是那裏，而是別家，也許他今晚要孤獨地宿在露天地裏。他想，什麼地方住宿都可以，僅僅只要不在那曾是過他的家的，那座樓房裏……

七

走着走着，忽然聽見後邊有人走路的聲音。李傑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担着一担柴的樵夫。他於是停了脚步，等着那人的到來，決定詢問他關於王榮發一家的情形。担柴的已經走近他的身前了，但因為天色已經黑了，他不大容易看清那人的面目。那人見着手裏提着箱子的李傑停着不走，似乎有點驚異的樣子，將柴從肩上放下，不待李傑開口，已先自問道：

——你是幹什麼的？站着不動幹嗎？

——我是過路的，——李傑低聲而和藹地說道，
——對不起，請問王榮發家還住在原處嗎？

那人聽了這話，不即刻回答，更向李傑走近一步，將黑影中的他的面貌審視一番，開始遲疑地說道：

——你，你貴姓？你是不是……李家老樓的大少爺？

那人的閃灼着的眼光逼着李傑起了不安，半晌方才說道：

——請問，你怎麼能認得我？你貴姓？

那人放出很高朗的聲音笑起來了。

——原來是李大少爺！剛從外邊回來嗎？你在外邊很久都沒有回來，我們很時常說起你呢。你現在想是要急於回家裏去，不過我要問你一聲，你從城裏來的時候，你看見革命軍了嗎？他們怎樣？

——這些事情，一時也說不清楚。請問你，王榮發的一家是不是還住在原處？我要……

——怎嗎？——那人驚異起來了。——難道你不回家嗎？

——那已經不是我的家了。——李傑笑着說。

那人半晌沒有做聲，只向李傑望着。

——天色已經黑得快看不見路了，請你帶我到王榮發的家裏去好不好？

那人默默地點一點頭，走至放下柴担的地方，又重

新將柴担舉上肩來。

兩人開始摸索着小徑，向王榮發的家裏走去。開頭兩人都沉默着不語，顯然各自思想着什麼，後來還是李傑先開口說道：

——你到底貴姓？我不認得你。你住在這鄉間很久了嗎？

——我一向是在礦山上做工的。我回到家鄉來不過才半個月。我的名字叫張進德，你沒聽說過嗎？我們見過幾次面，不過你當然記不得我了……

————李傑很模糊地噫了一聲。

張進德停了半晌，又繼續說道：

——李大少爺！現在是革命的時候了，你對於革命怎麼樣？……

李傑明白張進德是在探他的口氣，便很坦然地笑着說道：

——革一革命也好，我想。

——你不反對革命嗎？現在聽說要土地……革命……

——如果我是地主，那我可不贊成什麼土地革命。但是現在我同你們是一樣的窮光蛋，爲什麼不贊成革

命呢？沒有田種的人，以及種人家田的人，都應當起來
幹一下才行！

——但是你……——張進德吞吐地說了半句。

——我怎麼樣？——李傑即刻反問他。

——你究竟是李大老爺的兒子。

李傑笑起來了。於是李傑開始述說他和家庭決裂的經過，以及他怎樣地進了革命軍，現在回來又是怎樣地打算……

——我們原來是同志呵！——張進德最後歡欣着這樣說。——這末一來，我也不必進城去了。我今天本來打算進城去看一看革命軍怎樣情形，回頭來再做打算，因為要挑一担柴進城去賣，所以今天沒有去成。現在你回來了。好極了！

——你是不必去了。——李傑聽了張進德的歡欣的話，不禁也歡欣起來了，他慶幸自己已經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合作者。——我們明天就開始商量起來……

——我說，你現在也不必到什麼王榮發的家裏去，就在我的地方睡一夜再說，好不好？

——方便嗎？

——只要你不嫌棄我那一張竹床的不乾淨……

於是，昔日的李大少爺，現在成爲礦工張進德的新交的好友了。在夜影的深處，李家老樓已沉入了寂靜的夢鄉，宛然忘却了牠的年少的，在外流浪着的主人。而李敬齋，李傑的父親，雖然在近來也時常念起他的叛逆的兒子，但是他決不會想到：今晚他的兒子回到故鄉了，可是不回到自己的家裏，而留宿在一個什麼礦工張進德的破漏的茅屋裏……

八

——救命呀！救命呀！……

——打死你這個敗家精！

——好，你把我打死了罷！……

李傑和張進德兩人剛走至吳長興的家門口時，忽然聽見從裡面傳出來這種絕望的打罵的聲音。李傑一股的興致，差不多爲這種突然的不快的聲音所打消下去了。

——吳長興又在打他的老婆了。——張進德似乎很平靜地說。

——爲什麼他要打他的老婆？時常打她嗎？——李

傑很不愉快地問。

——他的老婆是我的表姐，爲人忠實極了。他不高興的時候，就拿他的老婆出氣。我也不好多說話……

——豈有此理……

李傑還預備說下去時，張進德已經將柴担從肩上卸下，放在牆壁邊靠着了。屋裏面的打罵和叫苦的聲音更加厲害。李傑不先叩門，先從門縫向裡面一望，見着在一盞灰黃的，不明的香油燈光之下，一個三十幾歲的面皮黑瘦的漢子，咬着牙齒，正按着一個蓬着髮的婦人，不斷地揮老拳呢。那婦人眼見得已力竭聲嘶，漸漸地消失抵抗力了。……

——這是太不對了。——李傑回轉身來，自對自地這樣說。張進德不顧得他說了什麼話，更直爽地叫起門來，

屋內一時的寂靜。

又顫動着一種女人的微弱的，絕望的聲音：

——你爲什麼不打了呵……快將我打死罷……

——你還愁不死嗎？

男子說完這話，便走向前來開門了。他見着了張進德的面，即時一言不發地將頭低下，好像承認自己做錯

了事也似的，默默地走向靠牆的一張小木凳子坐下，他並沒注意到張進德還帶回別一個人來。他本來是認識李傑的，——李家老樓的李大少爺，有誰個不認得呢。——可是在這樣宴了的今晚，他決不會料到自己的矮小的茅屋裏，會光臨了一個爲他所盼望也盼望不到的貴客。李傑似乎也模糊地認得他，在什麼時候曾見過面，但記不清楚他的姓名。看見在地上躺着的被蹂躪的，陷於半死狀態的婦人，李傑想即刻走到吳長興的面前，指責他的非禮。但轉而一想，他初次來到吳長興的家裏，似乎不應過於直率從事，便也就默然而止了。

——請你坐一坐，我即刻做飯吃。你大約餓了罷？——張進德不注意吳長興夫婦，這樣很親熱地說了，便逕自走到灶台旁邊去了。李傑一心懸在躺在地下可憐的婦人身士，忘記了肚飢，很隨便地回答了張進德一句：

——還好。

聽見了生疏的客人的話，吳長興慢慢抬起自己的頭來，似乎很胆怯的樣子向客人的地方望去。在黑瘦的面皮上，即刻起了驚異的波紋，而右手不禁很機械地將眼睛揉了一下，宛然他以爲此刻所現在他的眼前的，是

什麼不實在的幻影。

但是李傑，這認爲他所不相信的奇異的幻影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猝然地向他說話了：

——吳大哥，你認得我嗎？

吳長興立起身來了。他有點顫動，不知係由於惶恐，還是由於氣憤。看了李傑幾眼之後，他重新低下頭來，低低地說道：

——你，李大少爺，我認得你。

——日子近來過得好嗎？

——大少爺，我們窮人的日子反正是這樣，說不上好不好。比不上大少爺你們有錢的人家……

說到此地，吳長興嘆了一口長氣，卜通一聲又坐下了。李傑覺得自己與吳長興之間很隔膜，很生疏，欲繼續將話談將下去，但一時找不出什麼話來。同時他覺得精神上很感到痛苦，而這痛苦不能即時就消滅下去，那就是他初回到自己的故鄉，在這裏，鄉人們都懷着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：他是李家老樓的大少爺，因之，他與農民們是兩種不同的人類……其實，現在回到故鄉的他，已經不是李家老樓的大少爺，而是一個爲窮人奮鬥的革命黨人了。他不但要改造農民的生活，而且也正預

備着反對自己的父親，但是這種思想和行動，他將怎樣使人們了解呢？張進德很容易地就了解了，但是張進德是例外，他本來有過相當的歷史的。對張進德，李傑很容易說話。但是此刻在吳長興的面前，他忽然遲鈍起來了。他不知道他如何才能和吳長興接近，才能使吳長興對於他發生信心。……

在李傑還未將自己的思想完結的時候，張進德已經將兩個粗磁碗鄉間的素菜端到矮小的四方桌上了。

九

飯菜是異常地粗劣，碗筷在表面上看來是異常地不潔，那上面似乎粘着許多洗濯不清的黑色的污垢。張進德拿起碗筷來就咕哝咕哝地吃起來，似乎那飯菜是異常地甜蜜，而李傑在開始時却躊躇了一下，皺了一皺眉毛，接着那飯菜的味道便使着他感覺到他和張進德的分別……

——你怕吃不來我們的飯罷。——張進德不注意李傑的神情，這樣向李傑微笑着淡淡地說了一句，便又大吃大嚼起來了。不知爲什麼，李傑聽了他的這一句

話，不禁有點面赤起來，好像聽了什麼指責和譏笑也似的。這末一來，他更覺得那飯菜的味道是怎樣地不合於他的口舌，雖然他勉力着吞食下去，但究竟難於下嚥。於是他捉住自己了：“噫哈！你原來是大少爺呵！爲什麼張進德能吃得下去，你就不能吃下去？你這樣能立在他們的隊伍裏嗎？你這次回來是幹什麼的？你這種大少爺的樣子，能夠使農民們相信你嗎？不，你這小子還是去當你的大少爺罷，你不配做一個革命黨人！……”想到這裏，李傑便輕視自己，責罵自己起來了。在一瞬間，他曾想立起身來，對着張進德，公開地暴露出自己的醜態，讓他知道他是一個不足道的公子哥兒。但他即刻又想到，“不，這並沒有什麼，凡事都是由於習慣，我應當養成他們的習慣呵！……李傑是革命黨人，李傑便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。……”於是這種思想減輕了他將粗劣的飯菜吞下肚去的困難。

這時，吳長興還是坐着原來的地方。他圓睜兩眼凝視着吃着飯的李傑，心中老是不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：爲什麼李大少爺今晚會降臨到吳長興的茅舍裏？爲什麼一個尊貴的大少爺忽然和一個窮光蛋，張進德，交起好來了？他居然能吃這粗劣的飯菜，他居然似乎不擺一

點大少爺的架子……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？

“他真不是和張進德玩什麼把戲罷？”吳長興繼續想道，“不然的話：爲什麼……”

——好，李大少爺在這裏，我們今天就評一評理罷！——一直到現在躺在地下不做聲的吳長興的老婆，忽然一股碌兒躍起來，披散着頭髮，好像一個女夜叉也似的，這樣面指着吳長興說道：

——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，我有哪一點虧負你啊？你今天也打罵我，明天也打罵我……

張德進和李傑驚詫得將碗筷停下來了。張進德始而望着他的表姐的不尋常的神情，接着低下頭來嘆了一口氣。李傑從來沒曾看見過這末一幕令他感動的悲劇。女人的忿怒的，不平的，反抗的話音，引起了他的充分的同情，他覺得他即刻可以幫助她將她的丈夫鞭打一頓。

——今天我說鹽沒有了，叫你挑一担柴到城裏去換一點鹽來家，你就罵我是敗家精，扭住打我，難道說鹽都是我一個人吃掉了嗎？你自己沒有吃嗎？你說我是敗家精，我問你，你家裏的什麼被我敗了？自從過了門一直到現在，我敗了你姓吳的一點什麼來？風裏雨裏，

我曾過過一天好日子嗎？吃也沒有吃，穿也沒有穿，我不抱怨你，這已經是我很對得起你了，偏偏你這黑東西沒有天良，今天也打罵我，明天也打罵我，簡直不把我當做人……

吳長興的老婆滔滔地說到這裏，覺着傷心過甚，不禁放聲痛哭起來了。她用雙手掩着面，走至房門的前面，將頭抵住門，越哭越加厲害。這時吳長興低着頭一聲也不响，彷彿他的老婆的動作沒有給與他以任何的刺激。李傑覺得有滿腔的憤怒，但不知如何才能發洩出來：指責吳長興的不是呢，還是向他的被冤屈的老婆說一些安慰的話？……唉！鄉間的農婦的生活！李傑不禁慨嘆起來了。

張進德立起身來，很鎮靜地走至吳長興的面前，向他低着的頭部凝視了一會，輕輕地開始說道：

——長興哥，你別怪我說你，你這樣是太不對了。荷姐又不是你的牛馬，你怎麼能無原無故地打罵她呢？我知道你窮苦得難受，找不到什麼地方出氣，只好將自己的老婆當爲出氣桶子，可是，長興哥，這是不對的，荷姐究竟是一個人呵！……你說她是敗家精，那你就別怪我向你一問，你有什麼家私可敗？請你問一問良心，荷

姐是一個好吃懶做的女人嗎？……我勸你下次不要這樣了！……夫妻們不怕窮，怕的就是不和氣……

張進德說完了話，向他的痛哭着的表姐很同情地看了兩眼，便又回到自己的原處坐下了。吳長興聽了張進德的話，依舊地一聲也不响，這使得李傑猜度不着他是承認錯過了，還是不以張進德的話為然，或是另外想着別的事情……

後來，吳長興的老婆，眼看是哭得疲倦了，靜靜地走向房裏，向床上躺下去了。一時的寂靜。從門縫裏陡然吹進一股子怪風，將桌上的香油燈幾乎熄滅了。牆壁上搖晃着不定的三個人的影子……

十

夜已經深了。在寂靜的田野間偶而傳來幾聲犬吠和一種什麼夜鳥的叫鳴。那聲音對於李傑是很熟悉的，然而在竹床上輾轉反側不能入夢的他，總想不起這叫鳴着的夜鳥是什麼名字。由那種淒清而愁苦的音調，他的內心裏緊張起來一種說不出的，說悲哀又不是悲哀，說歡欣又不是歡欣的情緒。

他想起來了他的身世：富有的家庭……童年的嬌養……小學……中學……對於王蘭姑的戀愛……這一階段的生活是怎樣地甜蜜而平靜！沒有憂患，沒有疾苦，有的只是溫暖的天鵝絨的夢。後來……思想忽然變化了。學生運動的參加，對於社會主義的沉醉，接着便和父母起了衝突……王蘭姑的慘死促成了他對於家庭的決裂。接着便是上海的流浪，黃浦軍官學校的投考……於是李傑捲入偉大的革命的浪潮裏。那過去的天鵝絨的夢，在他的身上不留下一點兒痕跡了。他久已不是一個學生，而是一個穿着灰軍服的兵士。他更久已不是一個少爺，而是一個很堅毅的戰士。對於他，久已沒有了家庭，沒有了個人的幸福，有的只是革命的事業……甚至於他的青春的夢，那個爲他所愛戀的，已經死去了的王蘭姑，也久已被他所忘懷了。

這次具着不可搖動的決心，他辭去了軍中的職務，情願回到自己的鄉間進行農民的運動。這因爲他看清楚了那所謂“革命軍”的，未必真能革命，自己反不如走到羣衆中去，努力做一點實際的工作。二者也許因爲他還存着愛鄉的觀念，總想對於自己的故鄉多有一點貢獻，或者更因爲他具着復仇的心情，他要立在農民的隊

伍中間，顯一顯威風給他那做惡的父親看。然而這一切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於他，李傑，到底能不能將一些無知識的農民弄得覺醒起來呢？……

夜鳥還是繼續着淒清而愁苦的音調。思想如翻騰着的浪潮一般，湧激得李傑無論如何不能合眼，他想爬起身來，將門開開，到外邊走一走，呼吸一呼吸田野間的夜的氣息。但是他怕驚動了吳長興夫婦和張進德，終於沒有照着他的想念做去。

想到了吳長興夫婦，忽然晚間的一幕呈現在他的眼前了：那披散着頭髮的女人的絕望的神情，那吳長興的固執的面相和那向他所射着的不信任的，遲疑的眼光……這些不禁使他感覺得自己的無力，而減少了對於自己的信心。“像這樣無知識的，野蠻的鄉下人，”他想道，“我怎樣對他才好呢？第一，他野蠻得要命，第二，他是不會信任我的……他那樣遲疑地看我，爲什麼他要遲疑地看我？……”

只顧思想，李傑沒提防到自己的左脚抵了一下正在鼾睡着的張進德的後腦殼。張進德從夢中噯了一聲，用手摸了一摸自己的後腦殼，又重新睡着了。李傑一面慚愧自己的大意，一面忽然起了一種歡欣的心情。一瞬

間，張進德將他從失望的海裏救出來了。他想道，張進德是可以幫助他一切的，如果他能和張進德合得來，那他便有了過河的橋樑……於是他又不禁想道，在我們的時代裏，該有許多奇特的事實！李傑本來是一個少爺，而現在和張進德在一張床上睡覺。張進德本來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礦工，而現在居然是一個革命黨人，並且在將來的工作上，李傑免不了要以他為嚮導！呵，如果地主李敬齋這時知道他的兒子，叛逆的兒子，和着一個下賤的礦工睡在一張竹床上，那他將要是怎樣地不解而苦惱呵！……

——起來，飢寒交迫的奴隸。起來，全世界上的罪人……

出乎李傑的意料之外，張進德忽然從夢中惺惺地唱起歌了。李傑不禁十分驚詫起來。

——張大哥，你，你是怎麼了？

張進德被李傑的這一問驚醒了。他揉一揉眼睛，很遲慢的，不解所以地問道：

——李，李先生，什麼？你還沒有睡着嗎？

——你剛才唱起歌來，我只當你……

——呵哈！我唱出聲音來了嗎？奇怪！我做了一個

夢，——張進德笑着說道，——我夢着我帶了許多人馬，將什麼……敵人的軍隊打敗了……後來又開了一個大會，到了很多很多的農人，我在演講台上唱起革命歌來。剛唱了兩句，不料被你叫醒了。你說好笑不好笑？

——真有趣！——李傑也笑着說道，——你已經做了革命軍的總司令了。我願意做你的參謀長，你高興嗎？哈哈！

這時張進德回想起來夢中的情形，半晌沒有回答李傑的話。

十一

張進德在夢中的唱歌，同時也將睡在隔房的吳長興驚醒了。晚間的餘怒還未在吳長興的心中消逝下去，他總想扭住誰個痛打一頓才是。如果不是張進德和李傑睡在隔房裏，說不定他要在深夜裏，又重新扭起他的可憐的無辜的老婆，無原無故地痛打起來……

他，吳長興，自然很清楚地知道自已的老婆沒有什麼罪過，而且比他自己更為可憐。自從她嫁給了吳長興，她不但沒有敗過吳長興的一點家私（在別一方面

他實在也沒有家私可敗呵！) 而且在風裏雨裏，實在幫了他不少的忙。她很忠實，她很勞苦，這些吳長興統統都知道。在一個什麼不大露現出來的心的角落裏，吳長興也藏匿着 一點對於他的老婆的愛情。但是，吳長興總是一個永遠的被欺侮者，總是一個永遠的無可如何的氣憤者。他種了五畝田，而東家尅苦他；他進城去賣柴，而那些城裏買柴的人們做弄他；他經過有錢人的村莊，而那些惡狗要吞噬他；甚至於風雨霜雪……凡他所看見的，莫不都是他的仇敵。今天將錢去買了鹽，而明天又沒有油吃了；剛剛賣掉幾担柴，預備聚幾個錢買布做褲子，他媽的，忽然地保來了，說什麼要納軍用捐……總而言之，這一切都要使吳長興氣憤，而這氣憤却找不到發洩的地方。命運捉弄得太厲害了，改變了他的神經的常度。他覺着一切都是他的仇敵，一切都使他氣憤。但是他向誰發洩呢？他微小，他沒有力量，他不但不能反抗李大老爺，連對付王地保也沒有法子可想。但是他氣憤，這氣憤總是要發洩的；於是他的老婆便成爲了他發洩氣憤的對象。第一，她是他的老婆，而丈夫有打罵老婆的權利；第二，因爲她是他的老婆，所以打罵的時候很便利，可以隨意；這末一來，他便不問他的老婆有

沒有罪過，只要他一氣憤時，他便在他的可憐的老婆的身上發洩了。

對於吳長興，沒有出路，似乎打罵自己的老婆，就是他的出路，在最近的一兩個月來，吳長興聽到一些關於革命軍的消息，這使得陷在無涯際的黑暗的深窟裏的他，朦朧地見到了一線的光明，感覺到在這困苦的生活中，並不是完全斷絕了希望。但是有時他又懷疑起來：“鬼曉得革命軍是好是壞？說不定，又是他媽的，像張黑虎的軍隊一樣……”這種懷疑便又鼓起他的氣憤來，如果他氣憤了，這當然，他的老婆便要倒霉了，

他常常將自己和李家老樓的李大老爺相比。他不明白，爲什麼兩個同是生着鼻子眼睛的人，會有這樣天大的差別？李大老爺宛然過着天堂的生活，有財有勢，他媽的，吃的是美味，穿的是綢緞，要什麼有什麼，而他，吳長興，簡直陷在十八層的地獄裏，連吃的老米都沒有！李大老爺雖然不動一動手脚，從來沒赤過脚下田，割過稻，可是他媽的，家裏的糧米却堆積得如山，而他，吳長興，雖然成年到頭忙個不了，可是忙的結果只是一個空！……這到底是一回什麼事呢？這難道說，他想道，真個是因爲墳山風水的不同嗎？鄉下人的思想舊，都很

深地具着迷信，但是吳長興却不知因為什麼，也許是因為氣憤過度了，並沒有什麼迷信，——他不相信李大老爺的享福，和他自己的吃苦，是因為什麼墳山風水的好壞。

他仇恨李大老爺。但是怎樣對付他的敵人呢？他什麼也不知道。他知道李大老爺有一個兒子，這兒子在一年以前，他是時常看見的，不知為什麼，跑到外邊一年多沒有回來，並且沒有音信。“死了這個雜種！……讓李敬齋斷絕了後根！……”有時吳長興不禁這樣慶幸地想着。他對於李傑雖然沒有深切的仇恨，然因為他仇恨李傑的父親的原故，便也就對於李傑不會發生好感了。“老子英雄兒好漢，老子做惡兒壞蛋”，吳長興很肯定地想道，“既然李敬齋是這樣子，那末，他的兒子也就好不到哪裏去呵。”

出乎吳長興的意料之外，一年多沒有音信的李敬齋的兒子，忽然被張進德引到自己的家裏來了。據吳長興所知道的，張進德和李傑並沒有什麼過去的關係，也許連面都沒見過，不料現在忽然……這真是天曉得是怎麼一回事！為什麼李傑，一個頂闊頂闊的大少爺，會於夜晚間降臨到吳長興的茅舍裡？為什麼他能和張進

德忽然地交起好來？爲什麼於談話中，於吃飯時，於就寢前，張進德能那樣不客氣地對待李傑？而李傑也就爲什麼能處之泰然，好像和張進德是多年的舊友也似的？……

吳長興無論如何不能明白他目前的事情。他想問一問張進德，得知道一點兒究竟，但沒有相當的機會。同時，他發生了一點羨慕張進德的心情：張進德，也不過是一個粗野的漢子，居然能和李大少爺做起朋友來，居然能那樣很自然地對待李大少爺，而他，吳長興，無論如何都不能，絕對地不能……

似乎是快要到黎明的時候了。從什麼地方已經傳來了幾聲報曉的鷄鳴。吳長興想重新入夢，然而結果是枉然無效。睡在床那頭的他的老婆，似乎深深地嘆息了幾聲，然而沒有繼續的動作。他不知道她是在夢裏呢，還是在醒着。他想叫她一聲，但忽然覺得一種羞愧的心情包圍了他，使他如罪人也似的，沒有胆量張開自己的口。這時他想起來了他的老婆是如何地忠實而可憐，他對待她是如何地殘酷而不公道……“我應當即刻向她跪下，承認自己的過錯呵！”他的思想忽然這樣地閃了一下，然而即刻爲他的高傲所壓抑住了。

睡在隔房的張進德與李傑，在談了一番話之後，久已又寂靜地睡熟了。吳長興很苦惱地想道，他們倆也許在做着什麼總司令參謀長的夢，很快樂的夢，而他，吳長興，却睜着眼睛活受罪！……最後他的思想歸結到：

“鹽沒有了。今天挑一担柴到城裏去賣。順便看一看革命軍是什麼樣子也好……”

十二

在這一鄉裏，劉二麻子算是出色的人物。每一個人，差不多連會說話的三歲的孩子，都知道劉二麻子這個名字。這當然並不因為劉二麻子有錢，他是一個道地的窮光蛋；這當然也並不因為劉二麻子做過官，就是從他數起，一直數到他的五代祖父，也沒有誰個榮享過官的名號；這當然更不因為劉二麻子做過什麼驚人的事業，無論什麼驚人的事業，就是他在夢裏也沒有做過。這因為，呵，說起來很平常，因為他的臉上的麻子生得特別大而且深，差不多可以將菟豆一粒一粒地安置上去。此外，他的力氣和水牛差不多，挑柴禾的時候，他的担子一定要比別人的大。此外，也許還有一個原因，那

就是他逢人便說他一定要娶老婆，但是老婆終於娶不着。

別要看劉二麻子這個稱號傳遍了鄉間，但是劉二麻子自己却無論如何不承認這個稱號。如果有誰個當面叫他劉二麻子，那嗎這就好像挖他的祖墳一般，他是要和你拚命的。因此，雖然人們在背後叫他為劉二麻子，但是當面却都叫他為劉二哥，或是劉老二。命運註定了他受窮，受欺侮，——他覺得這都還沒有什麼。惟有天老爺給他生了一臉大而深的麻子，這使得他引為終身的莫大的恨事。他想，“我窮不要緊，為什麼我要生一臉的難看的麻子呢？自然，有了這一臉的麻子，什麼女人也是不會愛我的。……”雖然劉二麻子想娶老婆，而終於娶不到手的原因，重要的是在於他沒有錢，而不在於生了一臉的麻子，然而他將自己的窮和娶不到老婆的重要原因，却都推在他臉上的麻子的身上。生了這一臉的麻子，他想，無怪乎受窮，更無怪乎娶不到老婆。

他喜歡和人談起娶老婆的事情，因之，這一鄉裏的青年們都知道他對於娶老婆的事情，是怎樣地盼望和焦急。有些不大老實的，多事的青年們，一見面時便向

他打趣道：

——呸，劉二哥，親說好了沒有？什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？……

——劉老二，聽說你要將趙家圩子的趙二小姐娶到家裏來，是不是？

——張家北莊的五小姐還沒有出閣，你看好不好？託媒人去說親囉！

此外，還有許許多多打趣劉二麻子的怪話。劉二麻子一聽到這些譏諷他的話時，便將臉上的麻子一紅，說道：

——怎樣？別要太小覷了人！朱洪武當年是放牛的，到後來做了皇帝。

或者很嚴肅地說道：

——哼！凡事誰都說不定。時運到了，說不定我也會做附馬呢？你看，薛平貴……

不過，劉二麻子之所以說出這些話來，並不是因為他有了什麼信心，而只是暫時的對於自己的安慰。他很知道像他這樣生了一臉麻子的人不配做皇帝，更不配招附馬，——皇帝的女兒，貴重的，嬌滴滴的公主，所謂金枝玉葉，會下嫁一個頂醜頂醜的麻子嗎？

總而言之，劉二麻子一方面對於娶老婆的事情很熱心，一方面對於娶老婆的事情又很失望。他陷入很深切的悲哀裏，但這種悲哀，在他是急於需要人們的同情，而人們所給與他的，只是淡漠與嘲笑。這使得他更加悲哀了。

但是，別要看劉二麻子到處受着人們的嘲笑，他總禁不住自己將心中的悲哀要向人們訴說……

那是一天的下午。劉二麻子在東山上打柴，無意中和張進德碰到了頭。當他倆將柴打得夠了的時候，便坐在草地上談起話來。雖然張進德回鄉來還沒有幾天，可是他們倆是老相識，談起話來並沒有什麼客氣。兩人先談起一些鄉間的情形，後談到各人自身的狀況。劉二麻子當然免不了要將自己的悲哀吐訴出來。

——德進哥，你是君子人，——劉二麻子說道，——什麼話都可以向你說。媽的，我總是想娶一個老婆，一個人不娶老婆，不是枉生一世嗎？可是我，——說至此，他的兩眼逼視着張進德，眼見得是要哭出來的樣子。——我大概是要枉生一世了！……

——這到說不定。——張進德這末很同情地說了一句。

——是的，我大概是要枉生一世了！這樣窮，最可恨的是我生了這一臉…… ——劉二麻子沒有將話說完，即將頭低下去不响了。張進德明白了他的意思與悲哀，一時找不出什麼安慰他的話來。

兩人一時地沉默起來了。張進德目視着他那額部上脹着的如藤條也似的青筋，那圓圓的大光頭，那黝黑的後頸項，不知爲什麼，忽然間很尖銳地感覺到他的內心的深切的，不可磨滅的悲哀，爲他大大地難過起來。張進德很明白這種悲哀是爲一般窮苦的少壯者所同具的，而他，張進德，也是無形中具着這種悲哀的一個。在此以前，他並沒會多想到關於男女間的事情，就是得到，那也不過是經過幾秒間的輕輕的悲哀的煙霧而已，並沒會擾動了他的心意。他總是想道，這算什麼！一個人不和女人睡覺就不能過活嗎？……

但是，現在，他覺得他的一顆心也爲着劉二麻子的悲哀所籠罩着了。想起來了在勞苦中渡過去了的青春，想起來了他生了半世而從不知道女性的溫柔與安慰……

忽然，在他倆背後的一棵松樹上，不知是什麼鳥兒，哇地叫了一聲，接着便落下許多黃色的松針到張進

德的頭部上來，這使得張進德即刻好像從夢中清醒起來，將適才一種感傷的情緒驅除了。他昂起頭來向那松樹上望了一望，但並沒有望見什麼鳥兒，大概是已經飛去了。將自己振作了一下，張進德握起一直到現在還低着頭的劉二麻子的手，說道：

——劉二哥！請你別要這樣怨恨自己生了這一副臉孔。沒有娶老婆的人多着呢，我不也是一個嗎？誰個不想娶老婆？我當然也和你一樣。不過你要知道我們是窮光蛋，就是人家把女人白送給我們，我看我們也養活不了。媽媽的，只要有錢，就是缺子也可以有兩個老婆。你看周家圩的周二老爺不是缺子嗎？可是我們沒有錢，窮光蛋，就是不是缺子，也是嘗不到女子的滋味的。你以為你的臉不麻，你就會娶得老婆了嗎？老哥，這是笑話！

——那嗎，我們就永遠娶不到老婆了嗎？——劉二麻子睜着兩隻放着可憐的光的眼睛，很絕望地這樣問。

——請你別要老是想娶老婆的事情！這世界是太不公平了。我們窮光蛋要起來反抗才是。媽媽的，為什麼我們一天勞苦到晚，反來這樣受窮，連老婆都娶不到？為什麼李大老爺，周二老爺，張舉人家，他們動也不

一動，偏偏吃好的，穿好的，女人成大堆？……這是太不公平了，我們應當起來，想法子，將他們打倒才是！我們要實行土地革命，你懂得什麼叫着土地革命嗎？

劉二麻子搖一搖頭，表示不懂得。

——土地革命的意思就是將地主打倒，土地歸誰個耕種，就是歸誰個的，你明白了嗎？有點明白了？好！現在，我們就應當想法子，幹起來！……

夕陽射照在劉二麻子的臉孔上，好像在那上面閃動着金色的波紋，加增了不少的光輝。憂鬱和絕望的容色沒有了，另換了一副充滿新的希望的，歡欣的笑容。

——你，進德哥，——最後劉二麻子緊握着張進德的手，筆直地望着他的眼睛，說道，——你真是我的好朋友！碼的，我一個人，我這個腦袋總是想不透。肚子裏飽藏着一肚子的怨氣，可是不知道怎麼樣才能發洩出來。今天聽了你的一番話，我真是高興極了！好，我們就幹起來！……

張進德久已不唱山歌了。別要看今天的柴担很沉重，可是在歸途中，他很高興地和着劉二麻子唱起山歌來：

乖姐好像一朵花，

個個男子都愛牠；
若是有錢你去採，
若是無錢莫想牠。

.....

十三

前天劉二麻子親眼看見革命軍來到了城裏。而且他首先將這個歡欣的消息，傳佈給本鄉的人們知道。這雖然不是什麼偉大的功績，然而劉二麻子却引以為生平最滿意的事，因為首先傳佈這個消息的不是吳長興，不是王貴才，甚至於不是張進德，而獨獨是他，劉二麻子。在別一方面，他就好像自身的痛苦因着革命軍的到來，一切都解決了也似的，好像從今後沒有老婆的他可以娶老婆了，受窮的他可以不再受窮了，甚至於他的那麻臉也可以變為光臉。關於革命軍是不是革命的，能不能給他的老婆，或是幾畝略較好一點的田地，他從沒曾想到。他心目中的革命軍是救苦救難的菩薩，既然革命軍到來了，他想，那便什麼事都解決了，受苦的可以幸福，做惡的可以定罪……

歡欣的心情使得劉二麻子昨夜做了一場溫和的美夢。帶着夢中的愉快的印象，今天一清早他便跑到張進德的家裏來了。他一着約張進德同陣到城裏去賣柴，二者想和他分一分關於革命軍到來了歡欣，或者更和他談談這，談談那。在最近的時候，張進德差不多是劉二麻子的唯一的親密的朋友了。

張進德和吳長興兩夫婦也早已起身了。在門外的小稻場上，張進德幫助着吳長興捆柴。這柴是預備到城裏換鹽吃的。吳長興的老婆蓬鬆着頭，彎着腰在菜地裏檢點着什麼。這時朝陽初露出自己的溫和的金面來，放射着不炎熱而令人感覺着撫慰的光輝。吳長興的黝黑的臉老是憂鬱着，而張進德的面色却爲着朝氣而新鮮煥發起來了。他不時地帶着微笑，向着初升的朝陽行着愉快的呼吸。田野間遍鋪着露濕的，嫩柔的綠色。清晨的略帶一點涼意的微風，似乎將這間茅舍內昨晚所演的一幕悲劇的痕跡吹散了。

當劉二麻子走近小小的稻場時，張進德和吳長興已經將柴捆好了。吳長興見着劉二麻子的走近，只向他點了一下頭，在臉上沒有任何的表情。實際上他是瞧不起劉二麻子的，因爲：第一，劉二麻子的臉太麻得厲害；

第二；劉二麻子窮得和他差不多；至於第三……也許是劉二麻子到現在還沒有娶得老婆……

——呵，老二，你今天過來得早呀！——張進德迎接上去，帶着笑說。

——早？並不早呢。今天天氣真好，我打算到城賣柴去，不知進德哥你去不去？去看看革命軍是什麼樣子也好呢。——劉二麻子說話時，差不多他的滿臉上的麻子都笑着的樣子。張進德聽了他的話，便微笑着說道：

——本來打算是要去的，不過因為革命軍已經到了我們的鄉間了，我不必再去……

張進德沒有將話說完，劉二麻子即驚愕地插着問道：

——怎麼？！你說什麼？！革命軍已經到了我們的鄉間了？在什麼地方？

張進德見着劉二麻子那種驚愕的樣子，不禁張口大笑起來了。

——你別要騙我呵！——劉二麻子又繼續說道，——我一點兒也沒聽到這末一回事。

——不，我不騙你，革命軍真是來到我們這裏了。

不過來的是代表，你不信，請進屋內看一看便知。

張進德笑着將莫明其妙的劉二麻子帶進屋內去了。這時李傑已起了床，將身上的衣服穿好了。面容雖然是很清瘦，然因為是穿着武裝便服的原故，倒也顯得是一個英氣勃勃的少年軍官模樣。他見着兩人走進屋內，便迎將上來。

——你看，這就是革命軍的代表，——張進德見着了李傑，面對劉二麻子說道，——請認識一認識，一個是革命軍的代表，一個是我們鄉間的光蛋……

不知爲什麼，張進德今天感覺得自己特別地高興，特別地愛說話。對於沉靜的他，今天的他的活潑的興致，是一個例外。

劉二麻子第一眼見着立在他的面前的，是一個有威儀的革命軍的少年軍官，頓生一種鄉下人怕官老爺的心情。他有點惶恐起來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等他再仔細看下去，他認識出來了這是李家老樓的李大少爺，也就是爲他所時常罵起的李敬齋的兒子。“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”他想，“革命軍的代表……李家老樓的大少爺……張進德的家裏……”他不禁墮入五里霧中去了，一點也摸不着頭腦。他一方面兩眼圓睜睜地望着李傑，一方

面侷促得不堪，不知將腳和手放到什麼地方。至於說什麼話爲好，那他當然更要忘記掉了。

——老二，你不認識嗎？——張進德笑着問。

——是，認得，李大少爺……——劉二麻子很侷促地，然而又是很恭敬地這樣說。

李傑見着劉二麻子的不安的神情，不禁用手將他的肩頭拍了一下，笑着說道：

——朋友！現在是革命的時代了。李大少爺沒有了，有的只是李傑，我的名字叫李傑呵，有的只是革命軍的代表……你明白了嗎？

劉二麻子什麼也沒有明白。爲什麼李大少爺沒有了？立在他的前面而且和他說着話的不是李大少爺嗎？……張進德見着劉二麻子發呆的神情，明白了劉二麻子從李傑的話中什麼也沒明白，便將他拉到凳子上坐下，細細地爲他訴說關於李傑的一切……劉二麻子很恭順地靜聽着一個大少爺變爲革命黨人的希奇的故事。李傑立在旁邊，凝視着張進德訴說的神情，不知怎麼樣才能表示出自己的心中對於張進德的感激……

十四

青秧葉上的露珠還是瑩瑩地閃耀着，田野間的空氣還是異常地新鮮而寂靜，雖然一輪紅日已經高高地懸在東山的頂上了。似乎一切的景物都表示着歡欣，似乎太陽也做着愉快的，充滿着希望的微笑……

帶着週身的不可思議的感覺，滿腹中的特異的情緒，劉二麻子走出了吳長興的家門。望一望露濕的，青滴滴的田野，和已經高懸着的太陽，他不知爲什麼，感覺得自己變爲別一個人了。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他今日居然在吳長興的家裏會見了革命軍的代表，而這代表又不是別人，恰恰是李大老爺的兒子，也可以說是他的敵人的兒子。在未聽着張進德的解釋之前，他曾發生過一瞬間的失望：李大老爺的兒子做了革命軍的代表，那可見得革命軍保護窮人的話是靠不住的了，因之什麼土地革命，什麼老婆問題，即張進德向他所說的一切，也是不會實現的了。但是，等到張進德向他解釋了一番之後，他又格外高興起來了：李大老爺的兒子都和我們窮人在一起，那還怕我們不成事嗎？

“不，這恐怕有點靠不住，——中間劉二麻子曾這樣地想道：——李大少爺放着大少爺不做，有福不享，來和我們革命幹嗎呢？他家裏有那們多的田地，當真願意分給我們窮人嗎？爲着什麼呢？怕又向我們弄什麼鬼罷……”

劉二麻子想到這裏，張進德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也似的，開始向他解釋李傑的爲人，說道：

——你不相信李先生靠得住是不是？這也難怪，我們窮人受他們有錢的欺太厲害了，哪能相信他們這般公子哥兒的話？不過這也不可一概而論，我在礦山上的時候，就遇見了許多很有學問的學生，他們本是有錢的子弟，可是現在犧牲了自己的福不享，專做些危險的革命的勾當……你知道李先生恨他的父親，恨得很厲害嗎？他說，他是不會回家的了，除非他的父親死掉……

——但是，李大老爺究竟是李大少爺的父親呵。兒子反對父親，難道是可以的嗎？

劉二麻子說着這話，向李傑望了一望。不知爲什麼，他的臉上的麻子，又紅得發起亮來了。

李傑笑起來了。向劉二麻子走近兩步，很坦然地說道：

——兒子不能反對父親？從前是這樣的，現在可就不然了。不問父親的做善做惡，爲兒子的一味服從，不敢放一個屁，這是很不對的事體。我的父親欺負你們窮人，難道我也應當跟着他欺負你們窮人嗎？你說這是對的嗎？如果我跟着他做惡，孝可是孝了，可是我們這一鄉的窮人就有點糟糕！父親不過是一個人，不能因爲一個人使着我們這一鄉的人受苦。

劉二麻子聽了李傑的這一番話，心中雖然還是有點懷疑，但是轉而一想，“李大少爺也許會說謊話，可是進德哥絕對是不會欺騙我的呵！……”於是他便把一顆信心堅固起來了。

見着吳長興走進門來；劉二麻子便乘機向李傑和張進德辭了別。他和吳長興的感情是很壞的，雖然這原因不能確定地說是在於何處。吳長興討厭劉二麻子，或者就因爲那臉上的麻子，而劉二麻子不高興吳長興，或者就因爲吳長興有了老婆，而照劉麻子的意見，像吳長興這樣悶騷一般的人，實在沒有娶老婆的資格……

好像偉大的幸福就要到臨也似的，在歸家的路中，劉二麻子不斷地唱着他所最愛唱的一節山歌：

天上星來朗朗稀，

莫笑窮人穿破衣；
十個手頭有長短，
樹木林落有高低，
三十年河東轉河西。

每逢一唱這一節山歌的時候，劉二麻子便精神百倍，快活異常，相信倒黜受苦的他，終有出頭的日子。今天他唱得更爲起勁。唱完了山歌，他抽起秧葉來，捲在手姆指上，吹得噓噓的响。因爲不在意的原故，路旁田中的秧葉上的露水，將他的藍布袴子都打濕了，他一點也不覺得。

走到一塊不十分大的，亂草蓬生着的瘡地。在東南的拐角上，葬着劉二麻子的三年前死去的老父親。早死的母親的墳究竟在什麼地方，連劉二麻子自己也不知道，可是也就因此，他更加不能將他的父親的墳墓忘懷了。每逢路過此地，他總要到墓前磕幾個頭，禱告幾句。遇着有錢的時候，他還買點紙箔燒燒，盡一點孝道。

父親如劉二麻子一樣，也是窮苦一生，沒有走着好運。三年前他不明不白地屈死了。他本在胡根富家幫工，因爲勤謹忠厚的原故，在主人家過了五六年的日子。有一次胡家失了竊，丟了一小錠銀子，成爲了天大的事件。

胡根富硬說是他偷的，逼他把銀子交出來。可是胆小的他既然沒有做賊，當然交不出銀子，於是被胡家痛打一頓，攆出門外來了。據胡根富說，因為存着善心的原故，才沒把他送入官府，但是，可憐的老人家已經懲罰受得夠了，不但被痛打了一頓，而且沒領到在胡家做了兩年的工錢，於是他一氣便氣死了。

劉二麻子邀幾個窮朋友，匆匆地用蘆蓆將自己父親的屍體裹住，便在這塊公衆的瘞地埋下了。既沒有和尚道士念經做齋，也很少親朋吊喪，更沒有誰個出來為屈死的老人家向胡根富說一句公道話。劉二麻子知道父親是屈死了，但是人微勢小的他，又有什麼報仇的方法呢？……

光陰如箭也似地飛快，轉眼間可憐的老人死去已三年了。在這三年的時間中，劉二麻子也曾動過幾次報仇的念頭，但是因為胡根富有錢而他是窮光蛋，胡根富的人多而他孤另另的一個，總沒有得到報仇的機會。今天劉二麻子又跪在他的父親的墓前禱告了。荒涼的土堆還仍舊，離墓不遠的幾株白楊樹還是寂寥地在那裏孤立着，好像對着這些混亂交錯的，微小的，不莊嚴的墳墓，做着永遠的憑吊也似的。但是劉二麻子今天的

情緒却與往日的不同了。他開始相信着父親的仇終可以報，而胡根富並不是一個什麼大有力量的人，而他從今後也不是孤另另的一個了。……

他很高興地，矜持地想道：“現在是我們窮光蛋的時候了！……”由於愉快的心情，他的面容不禁光彩起來了。從墳地立起身來之後，他向着好像象徵着勝利也似的太陽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氣。

十五

昨夜晚因為吳長興的老婆失了常態，致李傑沒有將她的面目看得清楚。今早在同桌吃稀飯的時候，李傑將她打量一番，覺得她雖不甚美，却是一個很乾淨而又勤謹的農婦。她身上的藍布衣已經有了很多的補綻，李傑覺得，即此一端也可見得她不是如吳長興所說的敗家精了。勞苦的面容證明了她在生活中所受的勞苦，而這勞苦她是沒有解脫的方法的。工作的艱苦，丈夫的打罵，無論在哪一方面，都稍微得不到一點兒人生的幸福！唉！中國的農婦呵！……想到最後。李傑於不知不覺，間長嘆了一口氣。

側過臉來，再看看吳長興。一個極沉默的鄉下人，勞苦的漢子。面容上雖然現出來許多鬱氣，但他的眼睛却放射着忠實的光，證明他不是一個惡狠的人。匆忙地吃過兩碗稀飯之後，他赤着兩腳，一言不發地就拿起扁担走出門去了。張進德將口張了一張，似乎要向走出門外的吳長興說什麼話，但終於沒說出來。

——李先生，你昨天晚上不是說要到王榮發家去嗎？
——早飯吃了之後，張進德這樣開始問李傑。李傑忽然覺得“先生”這個稱呼不大妥當，似乎太生疏一點，便即刻稍紅一紅臉，有點難為情似地向張進德說道：

——張大哥，請此後別要喊我李先生好不好？

——那末，我怎麼稱呼你才好呢？

——或者叫我的名字李傑，或者叫我同志。我們既然是同道的，當然不能見外了，可不是嗎？

——也罷，——張進德看着李傑笑了一笑，說道，
——那我就叫你李同志罷。我在礦山上，那裡做工作的同志們也都不客氣地大家稱呼同志。起初我覺着很不對勁，後來也就叫熟了。你今天到底到不到王榮發的家裏去？

——一定去。你可以同我一陣嗎？

張進德搖一搖頭，說道：

——我不高興到他的家裏去。他的兒子王貴才那小子到很和我合得來，可是那個老頭子太固執了，我不高興見他的面。你自家去罷，我不去。我去到東鄉裏山那邊找兩個朋友，順便商量一商量組織農民協會的事情，等你回來我們再仔細商量一下。

——這樣也好。——李傑因為在這裏是他的熟悉的家鄉，一切路徑差不多都知道，也就不勉強張進德和着自己同去。……

天氣異常地晴朗，田野間充滿着新鮮的氣息。一壁看着綠茸茸的田野，一壁感受着溫和的微風，李傑的身心加倍地舒爽起來。滿眼都是爲他所熟視的景象。在闊別的一年中，這故園的景象沒有一點兒變更，彷彿伸展着溫柔的懷抱，等待着遊子的歸來。李傑本來是這一鄉間的驕子呵！……

走着走着，李傑將別後的家鄉重新認識一番，好回憶起來幼時以及一年前不久的往事。呵，這一條灣曲的小河溝依舊流着清滴滴的水，在這裏李傑不是曾和着王貴才一塊摸過魚，捉過蝦嗎？李傑的家人們曾禁止過李傑在河溝裏摸魚，爲的是怕他落水淹死了，然而胆大

好玩的李傑，總是偷偷地和着小朋友王貴才一道，來做這種冒險的然而是有趣的玩意兒。現在李傑成人了，就是王貴才也未必再來到此地做兒時的勾當罷。……呵，這一塊小小的柳樹林依舊如舊日的蔥綠，在這裏李傑不是和着王蘭姑時常有過約會嗎？在一株大的柳樹根下，李傑不是曾擁抱過王蘭姑，和她囁囁地情話嗎？……李傑實指望娶蘭姑爲妻，實指望永遠地和着溫柔美麗的蘭姑，做着永遠的愛情的夢。不料固執的，重勢利的父母竟阻礙了他們的好事！說什麼不門當戶對，說什麼蘭姑的出身卑賤，她的父親王榮發不過是一個不受人尊敬的農夫而已。然而蘭姑已珠胎暗結了，既不能嫁李傑，當然只有尋死的一條路，免得受人的恥笑。於是蘭姑自盡了，接着，李傑也就和他的父母脫離而拋棄家庭了。拋棄了家庭之後，李傑因爲生活的飄泊，及決心從事革命運動之故，也就把屈死的蘭姑漸漸忘懷了。那時只有工夫對於將來的希望，現時的奮鬥，而沒有工夫對於過去的回憶。今日，忽然又身臨到舊日的樹林，在這裏他曾做過在此生中最甜蜜的夢……

李傑走進林中，來回繞了幾個圈子。後來他倚着一株大的柳樹，閉眼回憶了一回，就在此時他彷彿聽見蘭

姑的脆嫩的話音，溫馨的氣息。她的那種樸素的儀容也就微笑着隱現在他的眼前了。……忽然，“蘭姑是爲着我而屈死了的呵！”這一種思想打破了他的甜蜜的回憶，他於是睜開眼睛，嘆了一口長氣。

走出樹林之後，李傑暗暗地自語道：

“蘭姑！你是爲着我而屈死的，這一層我永世也不會忘記。我這一次回鄉，雖然不是專爲着你，但在我們的革命成功之後，你的仇也就可以順帶地報了呵！”

想至此處，李傑不禁停住脚步，向李家老樓所在的方向望去：只見那高昂的樓閣仍舊，一種尊嚴的氣象依然，還是一年前蘭姑未死時的模樣。但是那時那裏住着的還是他的父母，而現在那裡住着的却是他的敵人了！爲着這一鄉的農民，爲着蘭姑，爲着他，李傑的自己，打倒你這罪惡的淵藪呵！……

十六

老人家王榮發無論如何思索，不能明白年輕的一代人。世道的確大不相同了：一般青年人歡迎新的而厭惡舊的，他們對於服順的，靜寂的鄉村生活，很急烈地

表示不滿足了。不但在服裝上極力模倣城市中的新樣，而且在言行上，他們似乎都變成無法無天的了。尤其是在最近，一般青年人都如同中了魔似的，大大地不安分起來。他們居然很流行地言談着什麼土地革命，什麼打倒地主李敬齋……在王榮發的年輕時，他聽也沒聽過這些無法無天的話，更不必說在口中亂喊了。現在他看見一般青年人這樣地胡爲，想想自己的過去，比一比，也難怪他要時常地嘆息。

前天晚間王榮發的兒子王貴才，不顧及自己濕淋淋的一身，很高興地回來報告“革命軍來到了……”弄得王榮發聽了，生了一場大氣。昨天午後王貴才又不知從何處召集來了四五個年齡相彷彿的小夥子，來到自己家中，噪擾了大半天。有的說，去投革命軍去；有的說，不如大家即在鄉間幹起來，把李家老樓和張家圩子的房子燒掉……在這些討論者們的中間，王貴才尤多發了議論。當時老人家立在院內，聽着自己的兒子如發了瘋也似的，盡說些不法的話，禁不住要幾次跑出來揀住王貴才打罵一番，免得他生非惹禍。他想，王貴才就是一個大大的禍根，如果這些話傳到李大老爺的耳裏，那還得了嗎？說不定連他這樣老人家都要殺頭定罪。但

是不知爲什麼在別一方面，他聽着青年們所說的一些無法的，然而是很新奇的話，無形中感覺到一種興趣。只在他們散開了之後，王榮發纔把自己的兒子狠狠地罵了一頓。

——我下次再不準你將這些渾賬東西帶到家裏來胡鬧了。你要造反，你要發瘋，你儘管和着他們到外面去，可是在我的家裏是不行的呵！

當時王貴才聽見父親的責罵，不表示反抗，只輕輕地，低首下氣地說道：

——你怕我在家裏鬧，我就出外去好了。明天我打算和着何四毛到城裏去投革命軍去。不但不在家裏鬧……

——什嗎？！——王榮發將貓鬚眼一睜，即時變了蒼白的面色，急促地說道，——去投革命軍？你，你，你真，真發了瘋嗎？……

王貴才不發一言，便走出門外去了。到要上燈吃晚飯的時候，家人們還不見王貴才回來。王榮發還假裝着鎮靜，可是老太婆，王貴才的母親，却向她的丈夫大大地抱怨起來了。

——都是你不好呵！你爲什麼要罵他？少年人氣

盜，如果真個去投革命軍去了，你說那倒怎麼辦呢？你
我這樣老了，只有他這一個兒子……

老太婆說着，流起老淚來了。王榮發聽了老婆的
話，外面雖還繼續表示着鎮靜，心內却也有點不安起來
了。無論王貴才是如何地不安分，但是他究竟是他的希
望，是他的唯一的兒子呵。如果去當兵，被打死了，那時
他老夫妻倆將靠誰人呢？想至此地，老人家又覺得自己
有點不是了。

家人們吃了晚飯之後，王貴才纔從外邊回來。老太
婆本待要安慰他幾句，詢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，曾吃過
晚飯沒有，可是他不聲不响地一回來便向床上躺下睡
去了。今天早晨很安靜地過去，早飯過後，王貴才開始
打着草鞋。父親有事出門去了。母親在菜園裏整理青
菜。只剩下毛姑一個人伴着他的哥哥在家裏。毛姑坐在
他的哥哥的旁邊，手持着父親的草鞋，低着頭做着。兩
人各注意各的工作，默默地一聲也不响。後來忽然毛姑
停下針線，向着她的哥哥問道：

——哥哥！昨天你向父親說，你要去投革命軍去，
這事情是真的嗎？

——爲什麼不真？——貴才不向他的妹妹望，這樣

簡單地說了一句。

——哥哥！那可是使不得的！——毛姑接着說道，——自古道，“好鐵不打釘，好男不當兵”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我看你近來簡直有點不對……

沒等毛姑將話說完，貴才抬起頭來，向毛姑嚴肅地說道：

——現在是革命的時候了，你曉得嗎？革命軍比不得往時的……

——什麼革命軍不革命軍，當兵總是一樣的。

毛姑說着，又從新做起針線來了。房裏一時地靜一寂。貴才打好了一隻，又開始打第二隻，心中甚是得意，因為這一雙草鞋是預備明天穿着到城裏去的。

過了半晌，毛姑又停下針線，向貴才問道：

——哥哥！你知道李家老樓李大少爺在什麼地方嗎？

——你問他幹什麼？——貴才不禁驚異地回問她這麼一句。

——聽說他在革命軍裏是不是？

——我不知道。也許是的。

——你忘記他了嗎？——毛姑繼續說道，——他嘗

死了蘭姐，蘭姐是他活活害死的！

毛姑說着，兩眼望着她的哥哥，表示十分的氣憤。

——這也怪不得李大少爺，那都是他的父親，那個老東西的罪惡。李大少爺本來是要娶蘭姑的，他在我的面前就說過好幾次。不料他的父親總不答應……他之所以跑出去，一年多到現在還不回來的原因，不是因為蘭姑死了嗎？你別要錯怪人；他的確是一個有良心的人。

——可是蘭姐總是因為他死的呵！

兩人又靜寂下來了。

經過了十幾分鐘的光景，貴才忽然抬起頭來笑道：

——你知道革命軍裏也有女兵嗎？

~~如~~ ~~轟然~~ ~~聽到~~ ~~天~~ ~~大~~ ~~的~~ ~~奇~~ ~~怪~~ ~~新~~ ~~聞~~ ~~也~~ ~~似~~ ~~的~~，毛姑即時圓睜着兩隻眼睛，向他的哥哥驚異地問道：

——你說什麼？女兵？革命軍裏也有女兵？

貴才點頭笑道：

——是的，不相信嗎？聽說女兵比男兵還能打仗呢！她們和男子一樣……

——呸！那倒像個什麼樣子！女孩兒家不在家裏做活，倒去當什麼兵，拋頭露面的，不成樣子……

毛姑將話剛說到此地，話頭忽被稻場上的犬吠打斷了。她傾耳以聽，自對自地說道：“有客人來了不成？”

——妹妹，你出去看一看，到底誰個來了？

毛姑立起身來，將手中的女紅放到籐盤裏，拍一拍胸前的藍布衣服，便走出去了。

十七

吳長興家和王貴才家的距離，不過三里多路的光景。李傑一邊走一邊想着，不覺已經來到王貴才家的門口了。數間茅屋仍舊，屋角那邊的一塊小竹林還是先前一般地青蔥。稻場前面的池塘的水似乎快漫溢出來了的樣子，那曾為蘭姑所蹲在上面的洗衣跳板，快要被水浮起來了，——一霎時李傑又不禁回憶起來了當年蘭姑洗衣時的情景：蘭姑一邊用手洗着衣服，一邊側過臉來，向立在她旁邊的李傑靦靦地微笑道：

——大少爺，站開些呵！你那綢子做的夾袍，莫不要被水濺濕了。

——我這綢子的夾袍倒沒有什麼稀罕，——李傑笑着更向她走近一步，說道，——可是你要當心點，別

要落到水裏去了呵！

——誰稀罕你說這些不利市的話來！

說着這話時，蘭姑的臉上泛起一層薄薄的桃雲，很嫵媚地睇了李傑一眼，遂又低下頭默默地洗衣服了。李傑這時覺得蘭姑是異常地可愛，異常地有詩意，一顆心禁不住在搖蕩了……

“嗥！嗥！……”犬聲把李傑對於過去的夢提醒了。李傑還認得這一隻黃犬，即一年前見着李傑來時便搖尾乞憐的黃犬，不料現在見着李傑，如見了生人一般，嗥！嗥！不止地狂吠起來了。牠似乎有上前來咬噬的模樣，李傑不禁着了慌，欲將牠打開，而手中沒有棍子。

“狗都對我這樣地生疎，——李傑一瞬間很失望地想道，——說不定牠家的人也是這樣的呵！說不定牠家的大都在恨我呢……”

狗愈逼得厲害了，沒有給李傑繼續思想的機會。正在爲難的當兒，忽聽見一聲嬌滴滴的叱狗的聲音。李傑舉目一看，不禁一時地呆怔着了。只見走向前來的，是一個十七八歲模樣的姑娘，身穿着藍布的衣服，雖不時髦，然而並掩蓋不了她那健康的，細長合宜的身材；臉上沒有脂粉，微微地現着一種鄉村婦女所特有的紅紫

色，可是她那一雙油滴滴的秋波似的眼睛，那帶着微笑的一張小口……這並不是別個呵！這是蘭姑，爲李傑所愛過，適才又想起的蘭姑！

但是李傑知道很清楚，蘭姑久已死去了。他想起來了這是同蘭姑具着同一的音容笑貌的毛姑，蘭姑的妹妹。只僅僅一年多不見，毛姑已經長成和她的姐姐一樣，成了一個美人兒了。李傑呆望着向他走近的毛姑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毛姑走到李傑面前，向他很驚詫地細審了一番，半晌方羞怯地說道：

——我道是誰，原來是李大少爺到了。你看，我家的狗發了瘋，連李大少爺你都不認識了，如果咬傷了，那可了不得！

毛姑臉紅起來，向李傑微笑了一笑。

——不，不，不會咬傷的！——李傑現着局促的樣子，胡亂地說了這末一句。毛姑不再說話，便轉身引着李傑向屋內走去。見着毛姑將李傑引進屋來，正在打着草鞋的王貴才，將未完成的一隻草鞋一丟，立起身來，便走向前來將李傑的手拉起，很歡欣地叫道：

——我道是誰個來了，原來是你呵！唉！大少爺，你一年多都沒有回來，簡直把我們的鄉間忘記掉了罷？你

幾時回來的？才回來嗎？

毛姑仍向原來的位罝坐下，兩眼望着門外，眉峯蹙着，如有什麼思索也似的。李傑和着貴才向上橫頭一條長凳子坐下，貴才依舊拉着他的手，開始向他問這問那。久別的兩位朋友四眼對着，都表示無限的歡欣來。尤其是李傑感覺到異常的欣幸，原來貴才還是和他同往時一樣地親密呵！……

——你這身上穿的什麼衣服？——貴才問。

——這是武裝便服，在軍隊中穿的。

——你在革命軍裏很久了嗎？

——有不少時候了。

——你這次還回到軍隊裏去嗎？

——不回去了，我是回來組織農會的。

——你，你是回來組織農會的？——貴才大為驚異起來了。——農會不是打倒地主的嗎？

——不錯，——李傑點一點頭說道，——農會是要爲着農民說話的。農民被壓迫得太利害了，現在應當起來解放自己才是。

——但是你的父親……

李傑不待貴才說將下去，便接着說道：

——我的父親？我和他久已沒有什麼關係了。自從一年前跑到外邊之後，我連一封信給家裏都沒寫過。現在我這一次回來，你知道我沒有到家去過嗎？

——怎嗎？——貴才更加詫異起來了。——你沒到家裏去過？你昨晚上在什麼地方過的夜？

——在張進德的家裏。我恐怕就在他的家裏住下去了。家裏我是不回去的。

貴才低下頭來，沉吟着不語，好像思想着什麼。一直坐到現在默然不發一語的毛姑，慢慢地將自己的眼光挪到李傑的身上，將他仔細打量了一番，似乎研究他所說的話是否靠得住的樣子，後來很羞怯地開始說道：

——大少爺，你真的和家裏不好了嗎？你是不是真革起命來了？

——毛姑娘，我這一踫回來，就爲着這個。等到一把農會組織起來，我們便要土地革命，便要不向地主納稞稻了。你家今年所收的糧食，再也不要向李家老樓挑了。

毛姑聽了這話，即時將臉上的不快的表情取消了，很快樂地說道：

——大少爺，你說的是真話嗎？

——誰騙你來？不是真的還是假的不成？毛姑娘，請你此後別要再稱呼我大少爺了，怪難聽的。就叫我的名字好了，或者叫我李大哥……

李傑說到此地，不知爲什麼，臉上有點泛起紅來。毛姑現出一種感激的神情，卻又含着笑，很嫵媚地說道：

——這可是要遭罪了。大少爺究竟是大少爺，我們怎麼敢這樣亂叫……

王貴才見着自己的妹妹盡說些客氣的話，不禁插着說道：

——什麼大少爺小少爺的！李大哥既然革起命來了，那就是和我們一樣，沒有什麼少爺和小人的分別了。

話剛說到此地，從門外走進來了王貴才的父親，李傑只得立起身來，走向前去，口稱“榮發伯”，很恭敬地見了禮。李傑只見他駝着脊背，口含着旱煙袋，走路踉蹌的模樣，活現出一個勞苦的老農來。李傑記得，他耕種李家老樓的田，已經有幾十年了。在那駝背上或者還可以找得到幾十年的勞苦的痕跡來……

十八

如果王貴才對李傑的態度是親密的，熱誠的，如果毛姑對李傑的態度是平常的，然於平常之中又帶着一點兒傲意，則老人家對李傑的態度，却與他的兩個兒女的不同了。他恭恭敬敬地將迎接他的李傑扶到上橫頭坐下，向後退了兩步，向着李傑說道：

——大少爺是什麼時候回來的？有一年多沒有聽見大少爺的音信了。大少爺在外面過得好嗎？

李傑局促得要命，在和兩兄妹談話之後；他真不知道如何對待這位老人家才是。毛姑走到後面去了。貴才立在旁邊不動，臉上帶着一點兒笑容，李傑不明白他是在暗笑自己，還是在另想着什麼心事。

——呵呵，老伯請坐……我是昨天回來的……老伯在家裏好嗎？……

王榮發聽見他的小主人稱呼他“老伯”，似乎也局促得不堪，不知如何對待李傑爲是了。

——不敢，不敢，大少爺別要客氣，——老人家說着，走至桌邊，伸手從茶壺裏倒一杯茶遞與李傑，大概

想藉此以遮掩他局促的神情。李傑至此，不問老人家高興聽聞與否，便將他自己一年來的經過，如何脫離家庭，如何投入革命軍，現在又如何回到故鄉來……詳細地說了一遍。李傑不打緊地說了，可是將一個安分的老人家驚詫死了。第一，李傑說，他脫離了家庭，和父母斷絕關係，這就是大大的不孝，第二，李傑說，他回來組織農會，勸老人家不要再向李家老樓納稞租了，這簡直是瘋話！老人家只當自己的兒子王貴才發了瘋了，却不料這位李大少爺更發瘋發得厲害。這簡直是“一逼荒唐言，句句該打嘴”呵！但是老人家始終把李傑當做主人看待，不敢指責李傑的不是，只吞吐地說道：

——不過，李大少爺，怨我年老的人多嘴……這……這樣是不行的……家庭哪能夠不要了呢？依我想，李大少爺還是回家去望望，免得老爺和太太生氣……至於說不交租的話，大少爺你能夠說，可是我們耕人家田的絕對不敢做出這種沒有天理的事情！……

王貴才聽見父親向李傑說出一些不耐聽的話，只氣得鼓着嘴，但又不敢做聲。後來他忍不住了，向他的父親說道：

——爸！別要向李大哥說這些話了！現在講的是革

命，一些老道理不適用了。

老人家將眼一睜，怒視着他的兒子說道：

——放屁！你知道什麼！我活了這末大的年紀，難道連你都不如了嗎？！

接着又轉過臉來，笑向着李傑說道：

——我勸大少爺還是回家去住的好。如果大少爺回到鄉裏來不回家，這傳出去的確不好聽，說不定老爺和太太要見怪我們當莊人的呢。將兩位老人家氣壞了，那可不是玩的……

李傑見着老人家囉裏囉唆地不歇，不禁有點煩噪起來了，但又不便在他的面前發脾氣。他想，“我怎樣對付他才好呢？我怎樣才能說得他這一副老腐的腦筋明白呢？”李傑還沒思想出什麼方法來，只聽老人家又繼續說道：

——你看這上邊供的是“天地君親師位”，這不是大少爺你在幾年前親手寫的嗎？

李傑不由得愕了一愕，怎嗎！這是他李傑親手寫的嗎？……兩眼將那牆上貼着的一張已經褪了色的“天地君親師位”細細地審視了一下，李傑不禁想起來了：不錯，這是他李傑親手寫的呵！爲什麼他於幾年前曾寫出

這種東西呢？他想起來，不覺自己也好笑了。

——伯老，此一時也，彼一時也，現在這種東西用不着了。那時我自己也糊裏糊塗，所以會寫出這種東西來，現在我可明白得多了……

老人家不等李傑說下去，便搖頭道：

——不，大少爺！無論時候變到什麼樣子，這幾個字總是丟不掉的。好，即如說現在是民國了，沒有君了，但是大總統不和君是一樣的嗎？不過稱呼不同便了。至於“親”，那更是丟不掉的，人而不尊重父母，那還算是……（老人家本欲說出“那還算是人嗎？那真是連禽獸都不如了！”可是沒有說出來，他即轉變了話頭，恐怕太得罪李傑了。）自古道，“萬惡淫爲首，百善孝當先”，大少爺讀書的人，當然要比我們墨漢知道得多些。依我之見，大少爺還是以搬回去住爲妥……

王榮發本待要繼續說將下去，可是手提着一竹籃青菜，他的老太婆走進來了。老太婆見着李傑，又說出許多寒暄的話來，問這問那地鬧個不休，可是一肚子不耐煩的李傑，只勉強順口和她搭訕幾句，乘機立起身來，向王貴才說道：

——貴才！我一年多都沒回家鄉了，請你帶我走出

去，在附近逛一逛，好嗎？

面朝着稻場外面，立着不動的王貴才，也就老早不耐煩了，一聽見李傑的這話，便即刻回過臉來，很高興地回答道：

——好，我們就走罷！

貴才說着先自走出門去，生怕他的父親把他重新喊將回來。李傑並沒有向兩位老人家說什麼話，也就跟着貴才走出門來了。

王榮發見着兩位走出門去，自己痴呆地在門中間站立了一回，吸了幾口已經熄了的旱煙袋，緩緩地自語道：

——你看，這才叫着怪事！我生了這末樣大的年紀，從來沒看見過！父母娘老子都不要了，連田地家當也不要了。……怪事，真真的怪事！

剛要轉灣走進過道門的老太婆，聽見他的丈夫這樣說話，不由得停住脚步，很驚訝地問道：

——你說誰個連父母娘老子都不要了啊？

王榮發沒有回答他的老婆，回過臉來，重新走進屋內，向凳子坐下嘆道：

——唉！世道變了！

十九

張進德望着走出門去的李傑的背影，暗暗感覺到一種爲從來所未有過的歡欣。他意識到他從今後有了幫手了。在此以前，他有過問題而無處問，雖有過困難而沒有誰可以商量，雖然很堅信自己的力量，然而他總覺得有點孤單的痛苦。在這一鄉中，他是一般青年農民們的領袖，再也找不出一個比他更爲明白、更爲有學問的人來。例如王貴才，劉二麻子，李木匠，吳長興……爲人都是很好的，他們也很能聽張進德的話，然而在工作上，他們有誰個能夠做張進德的幫手呢？

現在有了李傑了。李傑不但因爲是李敬齋的兒子，更能號召一般人，而且他進過學堂，讀了很多的書，做過許久的革命工作。張進德想道，如果李傑在這一鄉中爲首幹將起來，那是比較容易有成效的。青年們有許多問題，間或張進德也回答不出來，可是從今後有了李傑了，青年們當然對於革命更要加起勁了。

想像到將來和李傑一塊兒工作的情形，張進德不禁欣然地獨自微笑起來。在此以前，他萬料不到李傑竟

回來和他一道兒革命，——李傑本來是李家老樓的大少爺，地主的兒子，這一鄉的敵人呵！“世界上也真有許多難料的事情！”張進德後來想道，“兒子會反對老子，地主的兒子會幹土地革命！……”

——表弟！——吳長興的妻從自己的臥房內走出來，向微笑着的張進德說道，——李大少爺是到王榮發家去嗎？我問你，他爲什麼不回家？

吳長興妻的話將他的思想打斷了。一瞬間就同沒聽明白她的話也似的，張進德向她的表姐帶着疑問也似地審視了一下，只見她的髮髻雖然是梳得很妥貼，可是右腮龐上的傷痕還未消去。他不禁又回想起昨晚的情景來了。

——你問他爲什麼不回家？——張進德半晌方才說道，——因爲他不願意回他那個不好的家了。他是革命軍的代表，他這一次回來是要革他老子的命的。你明白嗎？

她將頭搖一搖說道：

——我一點都不明白。老子的命也可以革得嗎？

——爲什麼革不得？只要理對，無論誰個的命都可以革得。兒子可以革老子的命，妻可以革丈夫的命。

——妻可以革丈夫的命嗎？

——爲什麼革不得？像長興哥這樣對你不好，你就應當向他革命。

吳長興妻低下頭來，嘆了一口長氣。過了半晌，方才抬起頭來，兩眼汪汪地望着張進德說道：

——表弟，你教我怎麼革法呢？這種狗也不過的日子，我真不願意再過下去了。他一有什麼不對勁，就拿我出氣，不是打就是罵，你看這樣我還能活下去嗎？聽說革命軍也有女兵，我想我不如去當女兵去，打仗打死了也算了，免得在家裏和他過這狗也不過的日子。表弟，你也要幫幫我的忙才是，你看我可以去當女兵嗎？

張進德不直接回答他表姐的問題，說道：

——長興哥的爲人也並不怎樣壞，不過是窮糊塗了。荷姐！請你別要着急，我慢慢地自有法子。等到我和李大少爺將農會組織好了，我們定下一條章程：爲丈夫的不準無故打老婆，誰個犯了這條章程，誰個就要受罰，那時包管長興哥也就不敢打罵你了。

吳長興妻聽了這話，樂得兩眼幾乎淌出眼淚來，臉一紅，笑着問道：

——真的有這回事嗎？

張進德笑着點一點頭。他的表姐繼續問道：

——你們什麼時候組織農會？也許我們女人加入嗎？

——當然也許你們女人加入的。——張進德說道，——只要贊成的都可以加入。不過像李大少爺的父親那樣的人，是不準加入的。

——表弟！我一定加入你們的農會！不加入便不是人！不但我要加入，我一定也要教李木匠的老婆，前莊子何老四的老婆，還有我的妹妹，一齊加入進來。表弟！我們女人不革命，真是不能混呵！

張進德見着他的表姐這般高興的神情，的確為從來所未有過。從他到她的家裏時候起，他差不多沒見過她舒展過一雙蹙着的濃眉，更沒曾聽見過她的笑聲。今天她這末樣一樂，張進德不禁覺得她輕了幾歲年紀。本想再和表姐談將下去，可是張進德想起來去找李木匠的事情，便向他的表姐說道：

——哎，時候已經不早了，我要去找李木匠去。

——請你也將這農會的事情告訴李木匠老婆一聲好嗎？使她聽了也快活快活。

——我一定告訴她！

張進德說着便走出門去了。她的表姐樂得忘記了她自己要到菜園裏去拔青菜，目送着他走了之後，便坐下獨自一個兒遐想。

“老婆也可以革丈夫的命，大概現在是我出頭的時候了。長興的脾氣太壞，動不動就打罵我，等到農會成立了之後，那時我看你再欺壓我罷，那時我看你這黑種諒也不敢了！……”

她却不知道她的丈夫吳長興這時在路中，肩上担着重担的木柴，也在想着關於農會的事情。不過他的希望却與他老婆的不同：他希望農會一成立了，他便可不再受東家的欺，不再如像現在的窮苦，而他的老婆却希望着農會能幫助革她丈夫的命……

二十

光陰一年一年地過去，而李木匠所盼望着的漂亮的衣服，總還未穿到他的身上來。光陰一年一年地過去，而李木匠所盼望着的報仇的機會，總還未臨到他的手裏來。老婆日見不好看起來，他自己也逐漸一天一天地倒霉起來，說不出來是一種什麼碰見鬼了的運氣！

生性愛漂亮的他，偏偏生爲一個窮苦の木匠，不但漂亮的衣服沒得穿，而且連吃飯都成爲問題。他生得一副比較白淨的面孔，一雙使女人消魂的眼睛，一頭烏黑的頭髮，如果用漂亮的衣服裝飾起來，難道不是一個美男子嗎？但是他是一個木匠，雖然生着好看的面貌，却不能達到他那愛漂亮的願望。每逢一見人穿着漂亮的衣服時，他不禁便悲哀起自己的命運來了。幸而他還有爲人注目的一點，那就是他頭上的烏黑的頭髮，被他用了功夫，分開梳得光溜溜的，——卽此一端，李木匠也可算爲這鄉間的出色人物了。

尤爲他所引以爲不幸的，那就是已故的老木匠，他的父親，不知發了什麼昏，爲他討了一個膿包的老婆！據李木匠自己的意見，她不但生得如鬼也似的，並且如豬一般地笨，一點兒都不能給他以稍微的女性的安慰。他是怎樣地喜歡女人呵，可是他的老婆却這樣地膿包！這真令他悲哀極了！如果他自己也有個比較漂亮一點的老婆，那他何至於去偷人家的女人？那他何至於被胡根富家打了一頓，至今身上的傷痕還是斑斑點點的？

那是前年的春天，胡根富家請李木匠打一張木桌，爲的是他的手藝比別人強些。胡根富有兩個媳婦，那個

大媳婦也是一個鄉下的膿包貨，惹動不了李木匠的春情，可是那個二媳婦，據說是城裏人，却有點風騷可愛了。李木匠在胡根富家只做了兩天工，便於第二天夜裏和胡根富的二媳婦勾搭上了。也是該李木匠活倒霉，不料他和胡根富的二媳婦正在稻場上的草堆裏雲行雨意的當兒，胡根富的二兒子鬼使神差地找了來，便將一對愛人兒活捉住了。李木匠見勢頭不對，本待要逃跑，可是胡根富的二兒子的力氣很大，一把將他按在地下，用拳頭將他痛打了一頓。這一次他吃的苦可真不小，幾乎被胡根富的二兒子送了命。在黑夜裏一步一步地連爬帶走逃回家來，因為傷太重了，在床上足足躺了五六天。

他不敢聲張，白白地吃了一頓老虧。但是說也奇怪，李木匠因為偷女人被打的這種消息，也不知被何人說出，不久便傳遍鄉間了。凡是家有女人的，都存着戒心，李木匠莫不要來偷他的女人罷？……這末以來，李木匠的災禍却真正地臨頭了！凡是家裏有年輕的女人的，誰個也不敢請李木匠到家裏做活了。李木匠既失了大半的僱主，他便逐漸窮困下來了，幸虧還有一個膿包的，然而能苦累的老婆，否則，他就此弄得討飯也說

不定。

鄉間有一些好事多嘴的傢伙，每逢一遇到李木匠時，便要打趣他，弄得他氣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

——李木匠，胡二嫂子的味道好不好？

——胡老二的拳頭梨，你吃得有味嗎？

——現在又和哪家的女人釣上了？

——……………

李木匠一聽到這些打趣他的話，便紅着臉走開了。這是他最沒有名譽，最倒霉的一件事，如果誰個一提起來，他便覺着有無限的羞愧和難過。“向胡根富的二兒子報仇呵！……”他總是這樣想着，但是事情已過了兩年了，李木匠的仇終沒有報。胡根富家逐漸地有錢起來，而李木匠却依然過着窮苦的生活。近來李木匠益發窮苦得不堪了，幾番想去投軍吃糧，然而又捨不得，雖然是不好看的，然而是很忠實的老婆。

別要看李木匠的行爲不檢，別要看他是倒霉，可是他却生着一副硬骨頭，不肯在人們面前示弱。他本是李家老樓的近族，因為李敬齋討厭的是窮苦的家族，李木匠便也就硬着頭，不去向他家告饒。如果有人問他：

——你和李家老樓李大老爺怎麼鼓？

李木匠便不高興地將臉一翻，說道：

——我也不請求你修譜，你問這樣清楚幹什麼！他姓他的李，我姓我的李，沒有關係。

自從前年以來，李木匠覺得他在這鄉中是一個孤另另的人了。一般青年人見了他的面，不是打趣他，便是罵他，簡直沒有一個同情他，和他做朋友了。他也就很傲着性子，不理睬他們，故意地把他們不放在眼裏。

半月以前，張進德回到家鄉了。起初，李木匠並不向他表示着親熱，可是見了幾次面之後，李木匠覺得張進德並不像其他的人儘管輕薄他，於是他便和張進德親近起來了。張進德覺得他很忠實天真，慢慢地和他說這說那，說到革命的事情，也說到李木匠的窮苦的生活……李木匠驚訝張進德很有學問，以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，便諸事都信從他。張進德勸他別要過於欺壓他的可憐的老婆，他近來當真地聽從張進德的話，很少有打罵老婆的時候了。

今天他幫着他的老婆在山脚下鋤地，低着頭兒默不一語。手腕酸了，他暫時停了工作，舉目向前面的大路上望了一望，只見前面的一個人正向他這兒走來，不待細看，他已經認識他的朋友張進德了，他將鋤頭往肩

上一丟，便迎將上去，遠遠地就打招呼道：

——進德哥你來了嗎？

——你們夫妻倆在鋤地嗎？豆子今年長得好不好？

——張進德說着，便和李木匠對起面來了。李木匠要他進茅舍裏吃一杯茶，可是張進德不肯，將李木匠拉到草地上坐下，開始向他說出來意。

——李大少爺難道也和我們一道嗎？——李木匠射出不信任的，懷疑的眼光，向張進德望着。——農會是我們農人的，窮光蛋的會，和他有什麼相干呢？說起來，我們還要反對他呢。

——老弟，你不知道，李大少爺和他的父親是死對頭，他看不慣他父親的胡行霸道，所以這次回來幫我們，將農會組織起來，和他老子做對……

李木匠將手中的鋤頭向地上點了幾下，兩眼逼直地向前望着。張進德知道他在思想着他所說的話。

——你不相信嗎？——張進德問。

李木匠忽然如夢醒了也似的，驚怔了一下，趕快回答道：

——不，不，我並不是不相信你的話，不過覺着有點奇怪罷了。那嗎，我們什麼時候動手呢？

張進德便教李木匠騰出一天工夫來，好和他所認識的人報告一聲，請他們後天都到關帝廟裏開會……

李木匠很欣然地答應了。

——進德哥！以後無論你有什麼事情叫我做，我沒有不做的。——後來李木匠很慎重地說道：——在我們這一鄉間，我只信任你一個，你知道嗎？那些狗娘養的，造他媽，和我是合不來。

——這也不可一概而論。年青人不知事故，嘴裏亂說，其實他們都很不錯呢。例如王貴才，劉老二……

張進德還未將話說完，李木匠將兩眼睜得一圓，有點不平的樣子說道：

——你說的是劉二麻子嗎？這小子想老婆想得渾了，老是和我做對，他媽的！

張進德略微將頭部側過一點，見着繼續在鋤着地的李木匠的老婆，遂笑着說道：

——你近來又打過你的老婆嗎？

李木匠即時呈出笑容，搖一搖頭說道：

——我的老婆走了運，近來我沒有打過她了。——

李木匠說至此地，不知爲什麼沉吟了一會，後來帶點傷感的聲調說道，——說一句良心話，我怎麼配打她呢？

她苦呀累呀沒有歇過，而我反來要打她罵她……自從聽了你的話之後，我就變了。有時想起來從前我待她那樣地不好，不免要懊悔起來。唉，你看她是怎樣地可憐！……

李木匠的神情深深地在表示着他對於過去有了懺悔的決心了。張進德不禁爲他所感，很同情地望着他那蹙着的濃眉毛，想找出一兩句話來安慰他。但終於沒說出來。忽然想起荷姐的吩咐，張進德便笑着向李木匠問道：

——你知道農會組織起來了，要有一條章程嗎？李木匠連忙問道：

——有一條什麼章程呢？

——爲丈夫不得無故打罵自己的女人。你贊成嗎？

李木匠笑着沉吟了一會，說道：

——贊成我倒是贊成的，不過我總覺得這一條章程沒有什麼大要緊……

——不，很要緊！大家都是人，爲什麼女人要受男人欺呢？不加上這一條章程，那我們的農會便不能算爲農會。

——不過，我想，不贊成這一條章程的怕很多呢。

此方你的表姐夫便不贊成……

——他不贊成也不行，我的表姐要革他的命了。我的表姐告訴我，她要將我們這一鄉的女人們都聯合起來，革命……

李木匠不禁笑起來了。

——我的乖乖，女人也起來革命嗎？哈哈！

張進德昂頭看一看空中的太陽，見着快要到吃中飯的時候了，便立起身來，將屁股上面的灰土拍了一拍，說道：

——好，我要回去了。你當心點你的老婆罷，謹防她要革你的命呵！

——我不怕她，——李木匠也立起身來搖頭笑道：
——她是一個膿包貨呵。大磨都壓不出一個屁來。

張進德轉身去了。李木匠望着他的背影，心中還是繼續着發笑：“我的乖乖，女人也要起來革命了！哈哈！……”他不禁向自己的勞動着的老婆很有趣地，沒有惡意地，笑謎謎地瞟了幾眼。

二十一

久別後的兩個青年朋友，就如魚遇着水也似的，歡欣太巨大了，兩人都一時地不能將牠表示出來。李傑說，要貴才引着路，瞻覽一瞻覽別後的鄉園……可是走出了大門之後，兩人的談話却使得李傑將瞻覽景物的心情拋棄了。貴才宛然忘記了李傑是和他身分不同的人，絮絮叨叨地爲李傑述這兩年來的家鄉的變更，以及李傑的父親的近狀。

——不久從城裏帶回來一個小老婆，——貴才忘記了李敬齋是李傑的父親，好像談論着關於別人的事，很欣幸地說道：——可是過了一多月就死了，大概是她不走運。

——你沒聽見我的母親怎樣嗎？

——呵，這可沒聽見。——貴才搖一搖頭，略露出一點抱歉的神情。李傑沉默着不做聲了，兩眼只向李家老樓所在的方向望去。貴才的家距離李家老樓不過半里路，因之望得很逼真。只見那圩埂邊有一個人在徘徊着，活像李敬齋的模樣，然而李傑並不向貴才提起他所

見的對象，掉轉話頭，向貴才問道：

——你家近來怎樣呢？

貴才兩眼望着地下，無精打采地說道：

——怎麼樣，還是和從前一個樣！去年借了許多債，今年還沒有還清，又加之年成不好……

貴才說至此地停住了，舉日向李家老樓所在的方向望着。李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不禁紅了一下臉，說道：

——我的父親還像從前一樣地兇嗎？

——你想他會好一點嗎？我真不知道你為什麼有了這種父親……

李傑一瞬間爲做錯了什麼事也似的，深深地對貴才起了愧對的感覺。真的，他爲什麼會有這種不好的父親呢？……

——這又有什麼辦法呢？——李傑帶着愧意地笑道，——別要着急，今年你家就可以不將稞稻挑給他了。我這一次回來，也可以說是專爲和他做對呢。

貴才沒有做聲。兩人默默地走了幾分鐘之後，李傑看見前面有一個生滿着的青草土堆，便走向前去，將貴才拉着坐下了。坐下了之後，兩人如同陌生也似的，又

重新互相審視一番，彷彿各人都要在自己友人的臉上，找出別後的變更的痕跡來。貴才的一雙秀長的眼睛還是像從前一樣地放着光，可是在表情上已大半脫去先前的孩子氣了。他已成了一個年輕的農人了。見着他剃得光圓圓的頭，李傑不覺發生一種特別趣味。如果這是在以前的時候，李傑一定又要將貴才的光圓圓的頭摸一摸了。

貴才見着他的朋友，也不像先前的模樣了。李傑身穿着武裝便服，頭帶着一頂捲邊呢帽，這令貴才覺得，他已成為了一個很莊重的人，而不像先前的有點頑皮的李大少爺了？只見他滿臉呈現着風塵的勞疲，不似先前白嫩的面色，腮龐上的兩個笑窩也不如先前的活潑了。但是他的兩眼英氣逼人，這證明他仍舊沒有改變他先前的性格。

——幸虧你早回來兩天，——貴才將李傑打量了一番之後，說道，——不然的話，我們怕見不到面了。

——爲什麼呢？——李傑很驚異地問。

——我打算後天上城裏去投革命軍去。

李傑初聽着貴才的這一句話，如不明白他的意思也似的，向着他的嚴肅的面容呆怔了一會。後來李傑問

道：

——你家裡讓你去當兵嗎？

——我要去，他們不願意，也是沒有法子想。我這兩條腿是幹什的呢？——貴才說着時，將兩腿動了一動。——你不也是從家裏跑出去的嗎？

——唉，不瞞你說，——貴才伸出兩只粗黑的手給李傑看，向着李傑繼續說道，——這雙手已經勞苦得夠了，你看看這種粗黑的樣子！一年忙到頭，到底爲着何來？你看看我身上所穿的衣服，你看，這不是破了幾個洞嗎？我們在風裏雨裏累着，却連一件好衣服都沒有穿，你看這種日子還有什麼過頭呢？像這種鄉下人的日子，我是不願意過了。我老早就想去當兵，總沒有當得成，現在我可真要去當兵了。~~聽說當革命軍的兵比一切都好……~~

——你恐怕還不盡知道我們的苦楚，——貴才停了一會，又繼續說道，——因爲你究竟是沒有拿過鋤頭呵！……老實告訴你，我從前老是羨慕你，看見你吃好的，穿好的，住好的，並且能夠上洋學堂念書……你知道我是怎樣地想念書呵！可是我偏偏生成是一個窮人，~~空有念書的志願。過着壞日子，這我也並沒有什麼話~~

說，不過我不能念書，這却是我最大的恨事！你想，目不識丁，該多末苦呵！

貴才說着，臉上現着痛苦的神情。李傑靜聽着他的可憐的年青的朋友，不知拿出什麼話才能安慰他。一邊望着貴才的聰明的面孔，一邊想道：“如果他能念書，那他一定是很聰明的呵！……”

——我老是想，——李傑又聽着他的朋友說道，——現在的世界真是太不公道了！坐着一點不動的，反來什麼都有，快活不盡。終日勞苦的，反來連飯都沒有吃。我不相信我比那些公子哥兒笨些，可是我沒有書念，只得……

貴才沒將話說完，嘆了一口長氣，將頭低下去了。李傑見着他的黝黑的頸項，呆怔了一會，後來開始安慰他的朋友道：

——老弟！你別要灰心，將來總有念書的機會。現在的世界真是太不公道了，也就因為這個原故，我們才要革命。革命並不是如先前一樣，只是我把你打倒，或是你把我打倒，就算了。我們現在要把這窮富的制度改變一下。我們要做到“誰個勞動，誰個才能吃飯”的地步。這田地本來是天生成的，誰個也不能佔為己有。換

句話說，只有種田的才能享受田地的……權利，什麼不勞而獲的地主，是不應當存在的。你明白這個道理嗎？

——我比誰個都明白些。

——那就好了，——李傑又繼續說道，——事情在乎我們幹不幹。我們在幾天之內就把農會組織起來，張進德已經在進行了。事情要大家齊心才成，一個人是不能夠的。你也不要當兵罷，那當兵也沒有什麼多大意思，不如我們在鄉裏好好地幹起來。我想，你是很有用處的，張進德說你很能幹……

——真的，張進德是這樣說的嗎？——貴才聽了李傑誇贊他的話，不禁即刻眉開眼笑起來了。

——自然是真的囉。——李傑說。

天已快要到吃中飯的時候了。各遠近的村莊裏冒着炊烟，一股一股地消散在清澈無雲的碧空裏。在田中工作着的農夫們，有的已開始走回家去就餐了。在距離李傑們不遠的一條田埂上，有一個荷着鋤頭的青年農夫在一邊走，一邊唱着音調尖脆的山歌。李傑曾在什麼時候也和着貴才唱過這隻山歌，但是他現在却只能聽懂而不能再唱了。

——天不早了，——貴才昂頭望一望頂上的太陽，

說道，——我們要回去吃午飯了。

——我也到你家裏吃飯嗎？

貴才聽了李傑的話，不禁立起身來笑道：

——怎嗎？你嫌吃不來我們家的飯嗎？要想和我們一道革命，便要先學學吃我們的飯呵！

李傑也笑起來了。

——不是這末說，我是怕你那位尊大人又要叨叨個不歇呵。……

二十二

已是夜闌人靜了。毛姑在自己獨自睡的竹床上，總是翻來覆去不能入夢。一顆平靜的少女的心，今夜晚算是搖蕩起來了，如脫了羈絆的小馬也似的，她無論如何，不能將牠挽住。又如一隻跳躍着的小虫也似的，她總是將牠捉摸不定。她覺着有一種淺淺的愁悶的雲霧將她籠罩着了，同時她的柔軟而又縹渺的情緒，又似乎在爲着什麼而歡欣着也似的……她到底爲着什麼了呢？幽怨嗎？懷春嗎？抑是今夜的月光特別地皎潔，照在她的枕上，引動了她對於過去的回憶嗎？不，不是因爲這個

原故……

日間毛姑的哥哥和李傑的談話，差不多都被她在籬笆後偷聽着了。她是一個女孩兒家，而且是一個鄉下的女孩兒家，當然沒有膽量，如她的哥哥貴才一樣，和來到家裏的李傑說這問那，雖然她是很要知道外邊的情形，例如上海的女人穿什麼衣服，廣東的女人是不是大腳，以及關於她所聽見的一些稀奇的傳聞，是不是真有其事……但是她是一個女孩兒家，只得暗地偷聽着他們倆談論些什麼。可是貴才向李傑所問的話，大半都不是她所要知道的，而她所要知道的，不懂事的貴才却一點也不提及。貴才為李傑述些鄉間的疾苦，而李傑却說些為毛姑所不大明白的話，什麼北伐軍……國民革命……~~打倒帝國主義……喚起民衆……婦女部……女宣傳隊~~……毛姑當然不明白這些是什麼一回事。鄉間的僻靜的生活，尤其是女人們的生活，限制住了毛姑的聽聞，因此毛姑雖然偷聽了李傑的話，却不能明白那些話的意義。

但是，在別一方面，她又隱隱地感覺到她有所穎悟了的樣子。在此以前，她只知道這鄉間的貧乏的，簡陋的生活，只知道有錢的人們，例如李老樓的人，穿好的，

吃好的，住好的，而他們，做莊稼的窮人，過的是不好的日子，而這日子是將永遠地繼續下去，無變更的可能，而且差不多也沒有變更的必要。她只知道她現在還沒有出嫁，等到出嫁了之後，那當然是嫁給一個身分和她相等的人，一個農家的兒子，也和她的媽媽所經過的一樣，幫助丈夫做莊稼，燒鍋，生兒子……每一個農人家的女兒都是這樣地經過，她，毛姑，又何能想出例外的事呢？

現在毛姑却覺到了，那就是除開這種平常的，沉滯的，單調的生活而外，另外還有一種別的，爲她所不知道的，也許是有趣的生活。什麼婦女部，女宣傳隊，革命……這是一種別的生活，和她現在所過着的完全不同的生活。在這鄉間，女人們的職務只是服侍丈夫，燒鍋，生孩子，而在那外邊，在那爲毛姑所沒到過的地方，什麼廣東哪，上海哪，漢口哪，却有着什麼婦女部，女宣傳隊，宣傳着一些什麼革命的事情……這的確是別一種的生活呵！而這生活也許是有趣的，正當的罷，否則，那些女子們爲什麼要幹這些事呢？

聽見革命軍中有女兵，毛姑無論如何不願意相信。女子也可以當兵嗎？那倒成個什麼樣子？那將成爲些野

人，不能稱爲女孩兒家了。可是今天聽見李傑的話，革命軍中真正地有女兵，並且她們很勇敢，很會宣傳什麼革命。“那些女兵到底不曉得打扮得像個什麼樣子呵？有機會能夠看一看，也是怪有趣的……”她不禁這樣地幻想着，由於緊張的幻想，她的一顆平靜的心便不住地跳動了。

她是很怨恨李傑的。她平素想道，如果沒有李傑，那她的親愛的蘭姐便不會懷孕，便不會死去。蘭姐完全死在李傑的手裏呵！……“可見得女孩兒家要當心呵！一不當心，便會上那些沒有良心的男子漢的當。蘭姐自己太不當心了！明明知道李大少爺不能娶自己，爲什麼要和他……呢？李大少爺會娶我們窮人家的女子嗎？”毛姑一面責備自己姐姐的不是，一面却深深地將李傑懷恨在自己的心裏。

見了李傑之後，毛姑不知爲什麼，完全將恨李傑的心思拋棄了。她只對於他的經過，以及他所說的一切，發生深切的興味，而將他的罪過忘懷了。曾有一瞬間她想道，“如果我也是一個男子漢，也能像他這樣跑到外面去，見一見世道，倒多末好呵！真的這鄉間的死板板的日子有什麼過頭呢？……”

毛姑今夜完全被一種爲她所沒經過的，別一種的生活所引誘住了。她睜着兩隻眼睛向着路透一點微光的窗孔望着，而腦筋却幻想着女兵的生活，打仗的情形，上海的熱鬧……最後她不由自主地轉想到李傑的身上，想起他的那一雙英銳的眼睛，那珠紅染着也似的口唇，那溫雅而又沉着的态度，一顆處女心不知怎的，忽然異樣地動了一動，接着她便覺得臉上發起燒來。她用手按着胸部，慢慢地將眼睛閉下了。一種從來所沒有的特異的感覺，使她的全身心緊張起來，幾乎陷入發狂的狀態。

在處女的生活史中，毛姑今天第一次感到對於異性的渴慕了。她還沒有正式地意識到她愛上了李傑；但是她感覺到李傑這個人隱隱地與她的命運發生了關係。李傑現在和他的哥哥睡在她的隔壁的房間裏，她能微微地聽出他的鼾聲，那鼾聲不似貴才的那般沉重。唉，如果她現在能夠偷偷地走至他的床邊，仔細看一看他那睡着後的姿態……

後來她想道：“他居然完全不擺大少爺的架子，也吃得來我們家的飯，也睡得來我們家的床被，簡直和我們家的人一樣了。蘭姐沒有福氣，不能嫁給他。不然的

話，活到現在，革命起來了，李大少爺也許娶她的呢。你看，他不是不要家了嗎？現在睡在我家裏嗎？……”毛姑不但原宥了李傑的過去，而且反轉來爲蘭姑可惜，同時她想到她自己現在能夠見着李傑的面，能夠聽見他的談話，而且能夠在隔房裏聽見他的鼾聲，不禁隱隱地起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歡欣。也就被這一種歡欣所引誘着，她慢慢地走入夢鄉了。

二十三

第二天的下午，在吳長興門外的樹蔭下，聚集了許多人：吳長興，李傑，王貴才，張進德，劉二麻子，李木匠，及兩個本鄉的青年。吳長興的老婆坐在屋裏沒有出來，也不知是因爲她自己不高興參加男人們的會議，抑是男人們的會議不準她參加。除開李傑外，其餘的都是所謂本鄉的不安分的分子；即如到會的那兩個本鄉的青年，也是因爲一個是很頑皮，而另一個是癩痢頭，得不到本鄉人的歡喜的。

李傑和張進德坐在上邊，而其餘的人們都向着他們圍圍坐着。在座的人們的臉上彷彿都是很靜肅的，即

如那個生着黃髮的頑皮青年，到了現在也不像往日的那般頑皮態度了。他們好像都意識到他們在開着一個意義很大的會議，而這會議不但與每一個人的命運有關，而且和一鄉的命運有關。平素在生活中看不見自己本身的意義的，現在忽然感覺到自己在這生活中佔着重要的位置了。

先由李傑用極淺近的話，向在座的人們說了一些國際間的情形，中國的現狀；北伐軍的進展；以及工農的解放運動。最後他說到本鄉的情形，他的臉上有點發紅，然而他終於在衆人的有趣的，疑信兼半的眼光之下，很坦然地將自己的父親的虐待農人的情事說了一遍。

——我們現在只有將農會組織起來，——他最後的結論說，——好和地主對抗，不然的話，種田的人的痛苦是永遠沒法脫去的。

等李傑說完了之後，張進德把自己所懂得的又向大家解釋了一番，勸勉大家努力團結起來。

——現在是革命的時候了呵！——他很嚴然地，沉重地說道，——我們還不起來幹一下，還等待什麼時候呢？諸位試想想剛才李先生所說的確不錯！要想出頭

的，那嗎現在就要將農會趕緊組織得好好的，不想出頭的，那也只得讓他去。你們有什麼話說罷？

張進德立着身子不動，只將放着炯炯的光的兩眼向大家射着，期待着大家的答案。這時在座的人相互地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有的低下頭來，一時的默然。忽然李木匠立起身來，咳嗽了幾聲，紅着臉說道：

——我看幹，我們總是要幹的，沒有什麼多說頭。不過李大少爺是不是能和我們幹到底，這倒要問問李大少爺一聲。如果半截腰裏不幹了，那我們不是糟糕嗎？

大家聽了李木匠的話，齊向李傑射着懷疑的眼光，這使得李傑深感着不安起來。李木匠的對於他這種不信任的態度，以及衆人向他所射着的懷疑的眼光，將他的驕傲心觸動了，不自然而然地向着坐在拐角上的李木匠，他的族叔，怒視了幾眼，硬行按着性子，鎮定地說道：

——木匠叔叔所慮的極是，不過請大家放心，——他微笑了一笑。——我是不會裝鬧種的。李敬齋他雖然是我的父親，可是我和他久已沒有關係了。因為和家裏鬧翻了之後，我才跑到外邊去過了一年多，木匠叔叔難

道不知道嗎？……

李傑待要說將下去，不料坐在他的前面的矮子王貴才陡地立起身來，忿忿地向大家說道：

——李……李大哥，（貴才不知在衆人面前怎樣稱呼李傑才好。）請你別要多說了，我想在座的人，除開李木匠而外，沒有不相信你的。你不是來幫助我們革命，是來幹嗎呢？如果你沒有真心，那你也不致於來和我們瞎糾纏了。這於你又有什麼好處呢？我看我們討論正經事要緊，別要七扯八拉地說到旁的地方去了。

李木匠待要立起身來反駁貴才的話，只聽得張進德向貴才微笑着點頭說道：“對！不錯！”知道自己如果再說話也沒有好處，便沉默着不動了。劉二麻子見着貴才將李木匠說了一頓，不禁表示出很得意的神氣，連臉上的麻子都放起光來。如果不是張進德和李傑在座，說不定劉二麻子要說出幾句俏皮話，而李木匠要因此和他吵打起來。

貴才見着大家向他展着同情的微笑，不知爲什麼，反而紅起臉來，也許是由於得意子的原故，悄然地坐下了。接着張進德又開始說道：

——真的，我們現在要討論正經事，農會怎麼樣組

辦法。比方會裏要分爲幾部，什麼會長，祕書，賬房……
——他轉過頭來，向坐在他旁邊的李傑問道，——李同志，你看怎麼樣才好？

李傑沉吟了一會方才說道：

——我看越簡單越好，可不是嗎？

——就分爲會長，祕書，賬房，還有……跑腿，這幾項，你看好嗎？

——跑腿也能算一項嗎？——貴才急着問？

——跑腿很要緊呢！在我們的鄉裏，如果沒有跑腿的，那有起事情來，大家怎麼知道呢？

——這個差使我來幹。——李木匠聽見劉二麻子說着這話，很輕視地向他瞅了幾眼。

——跑腿我是頂在行的。——黃頭髮的頑皮青年這樣笑着說。可是沒有一個人睬他。

——我看這樣分得很好，——後來李傑立起身來說道，——會長，祕書，賬房，跑腿……到將來事情多了的時候再說。比方還要加上婦女部……

——什麼婦女部？——沉默到現在的吳長興，忽然發問了這末一句，大家都驚異地向他望着。

——婦女部是管理婦女事情的。——李傑說。

——農會也要管到婦女的事情嗎？——有兩個聲音同時這樣驚異地問。

——這真是三叉口的地保管得寬呢。——李木匠輕輕地帶着譏諷的口吻說了這末一句。李傑明明聽見了李木匠的話，知道他因為不滿意李敬齋，李傑的父親，而遂連李傑也不高興了。但是李傑不和李木匠計較，又繼續說下去道：

——是的，農會也要管到婦女的事情。不過暫且婦女部不要，等到將來再說。我看，現在大家要慎重商量下，舉出誰個來做會長妥當些。

一時的默然。李傑見着大家不做聲，遂又說道：

——我提議我們舉張進德來幹，你們贊成嗎？

正在立着不動，好像在思想着什麼也似的張進德，聽見李傑的這個提議，起初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，後來忽然將頭搖了幾下，擺手說道：

——不，這是不可以的。我怎麼能當會長呢？我連字都認不得一把，你們看怎麼行？我看這會長，除開李同志幹，沒有第二個人，你們說對嗎？

衆人齊聲附和着說道：

——對！贊成！

這時惟有李木匠默不一語，如很失望也似的，低下頭來。李傑注意到李木匠的這種神情，不禁暗想道，“他爲什麼老是這樣地不快活我呢？我並不是李敬齋呵！……”李傑一面這樣想着，一面向大家堅決地說道：

——不，這個是絕對不可以的。當會長並不要什麼識字不識字，最要緊的是明白，會幹事。試問你們哪一個不佩服張同志呢？這會長是一定要他幹的。至於祕書，那我看，倒要我來幹了，因爲這要寫字，不識字的人是幹不了的。頂好張同志當會長，我當祕書，這樣做起事來便當得多。

張進德欲再說什麼話，李傑將他止住了。會場聽了李傑這一番話之後，雖然沒有一個做聲，可是在他們的表情上，已都承認李傑的意見是對的了。

——那嗎還有賬房和跑腿誰個幹呢？——貴才又急着問。

——當賬房的也要認得字，——劉二麻子紅着臉說道，——我看也要李……李大少爺來幹。還有跑腿……我來幹好不好？這反正不要什麼學問，只要兩條腿跑得快就得了。——他說完話，向李木匠望着，生怕李木匠說出反對的話來。

——這樣也好罷，——張進德說道，——就是這齋決定罷了。我本來沒有當會長的力量，不過大家既然要我幹，那我也只好幹起來。明天關帝廟的大會，大要多多地帶些人來，我們的農會也就在明天宣布成立……

——會所放在什麼地方呢？——貴才又起來問。

——就放在關帝廟好嗎？——張進德問。

——恐怕老和尚不答應。——直到現在不被人理睬的癩痢頭忽然說了這末一句。他的朋友，那個黃頭髮的頑皮青年，人家稱爲小抖亂的，吐了一口痰沫，表示出輕視的態度，說道：

——呸！管他媽的願意不願意！現在是革命的時候了，弄得不好，我們發起火來，叫他那光葫蘆滾回老家去。

大家不禁同聲笑起來了。

後來大家胡亂地說了一些話便散了會。劉二麻子得到了跑腿的差使，如同做了大官也似的，一路的山歌唱回家去。李木匠雖然拋棄不了懷疑李傑的心思，可是也很滿意地和張進德辭了別。黃髮青年和他的朋友癩痢頭相互地挽扶着肩背，在歸家的途中商議着，如何收拾關帝廟的老和尚……惟有吳長興始終沒有明白一個

問題，斷續地在暗自思忖着：“爲什麼農會要管到女人的事情呢？”

二十四

本來僻靜的，沉滯得幾如死水一般的鄉間的生活，近兩日來，忽然沸騰起來了。在田角間，在茅屋內，或在路途上，到處言談着關於農會的事情。似乎發現了一種什麼奇蹟也似的，大家的心都爲着這奇蹟所刺動了，期待着一種新的命運的到來。老年人聞着這種消息，心裏也何曾是漠然不動，但是在表面上，他們總是都很不在意地，輕蔑地以這事爲瞎鬧。

——這些痞子又不安分起來了！——老年人說道，
——什麼農會！瞎鬧罷了！我看他們能弄出什麼花樣來！……

但是好動的，多事的，身心還未爲舊的生活和觀念所吞食了的青年們，却很高興地響應起來。他們還不大明了農會是什麼東西，農會將來能給他們什麼些利益，但是他們毫無懷疑地即刻將組織農會的事情，認爲最有趣的，和自己命運有關的事情。如果老年人以爲組織

農會無異是犯法的行爲，那青年們便以爲這農會是他們的唯一的出路……

聽說要在關帝廟開大會，無論老年人，青年人，或婦女小孩子，都動了不可遏止的好奇心，以爲非去看一下熱鬧不可。關帝廟是時常有香會的，每逢香會的節期，便扶老攜幼地來看熱鬧，——這次有些鄉人們也就把農會當成新花樣的香會，要來看一看爲他們從來所沒看見過的熱鬧了。懂事的老年人雖然以這種開會爲不正當，但是他們存着一種心思：“看看你們這些痞子鬧些什麼玩意兒呵！……”於是他們也就來赴關帝廟的大會了。青年人一方面固然是趕熱鬧，但是一方面却爲着組織農會的口號：“土地革命”，“減租”……所鼓動着；以爲非參加關帝廟的大會不可了。他們成羣結隊地來赴會，一種特別的歡欣貫穿了他們的跳動着的心，使得他們今日所唱的山歌也特別地美妙好聽起來了。

有的婦女們帶領着小孩，也喜笑言開地來赴會，雖然她們不知道這會究竟是什麼一回事。

不到午後兩點鐘的光景，關帝廟前的空場上，人衆已擠得滿滿地了；無數的頭顱亂動着；幾百張口噪雜着的聲音，令距離很遠的地方都聞得見。有的三三兩兩地

談着話，有的臉上露出不耐煩的神氣，罵道：“媽的，爲什麼還不開會呢？”有的婦女見着自己懷內的孩子哭了，咒罵幾句，打拍得幾巴掌，使得已經哭了的孩子更加號叫起來……

大家期待着舞台的開幕。只見擺在空場中間的一張木桌子上，立起一個漢子來，向他下面的人衆舉一舉手，高聲說道：

——請大家不要說話，放靜一點，我們現在要開會了……

——這是張進德呵！——台下有人這樣說道，——這小子的喉嚨這樣響。

——別要做聲，聽他說。

——我將今天開會的意思告訴大家一聲，——大家都很寂靜地聽着張進德說道，——就是我們要組織農會，要和田東家反抗。大家想想，我們種田的人終年勞苦個不休，反來吃不飽肚子，穿不了一件好衣服，這是因爲什麼呢，你們曉得嗎？

張進德說了這一句話時，睜着兩隻大眼，炯炯地向台下的聽衆望着，好像要期待着他們的回答也似的。台下這時寂靜得到風吹樹葉的聲音都聽得見，沒有一個

人敢大聲出氣。不知爲什麼，連小孩子也不做聲了。

——這是因爲我們做出來的東西，——停了一會兒張進德將手一伸，說道，——我們自己得不着，反來送給動也不動的田東家了。我們簡直像田東家的牛馬一般……

台下忽然不平靜起來了，只聽得噪雜聲音：

——不錯，真不錯！媽的！

——我們真像田東家的牛馬一樣。

——就是牛馬也比我們好些呵！

——媽的！

——… …

——這又怪誰個呢？——張進德的這一句話，又把台下噪雜的聲音壓平靜了。

——這是怪我們自己呵！大家試想想，如果我們種田的人都聯合起來，不將我們的稞稻送給田東家，試問田東家有什麼法子呢？這田地本來是天生成的，大家都有使用的權利，爲什麼田東家能說這田地是他們的呢？爲什麼他們動也不動，爲什麼我們乖乖地將自己苦把苦累所做出來的東西送給他們呢？冤大頭我們已經做得夠了，從今後我們要實行誰個勞動，誰個才能吃飯的

章程，打倒田東家！……

台下大聲鼓噪起來了：

——對呵！打倒田東家！

——打倒李大少爺！

——打倒張舉人！

——打倒……媽的！……

台上的張進德又搖起手來，高聲說道：

——請衆位別要叫，聽我說！那嗎，我們怎樣才能打倒田東家呢？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，我們要聯合起來，我們要組織農會，我們要……

——不錯！我們要組織農會呵！——有人從會場角上高叫了這末一聲，引得無數的頭顱都轉動起來，很驚奇地向那個發出高聲的方向望。張進德繼續往下說去的話，被衆人這一種莫明其妙的驚奇所撇過了。

——你看，這是誰個上台了呀？——有人見着張進德往下去了之後，走上來了一個穿灰衣服的青年，不禁這樣驚奇地問。

——這是……

——呵，這是李家老樓的李大少爺呵！他怎麼……

大衆異常地驚詫起來了，只聽見不斷的聲音：

——你看，李大少爺！

——李大少爺！

——他不是跑到外邊去了嗎？……

李傑鎮定地站了一會，開口向台下的人們說道：

——請大家別要再叫我李大少爺了。我現在和你們一樣，只是一個革命黨，不是什麼李大少爺。我老早就和我的家庭脫離了。現在是革命的時候了，你們大家知道嗎？剛才張進德所說的話一點都不錯，就是從今後我們種田的人要聯合起來，打倒田東家，不要再受他們的壓迫才是。比方我的父親，李大老爺，你們哪個不恨他呢？可是你們怕他有財有勢，不敢反抗他，現在既然是革命了，那你們便不要怕他，將他打倒才是……

台下的人衆又開始紛紜議論了：

——這是怎麼一回事呀？他說他要打倒他的父親

……

——現在是革命的時候了，兒子可以革老子的命。

——這真奇怪，他居然叫我們打倒他的老子。這未免革命革得太過頭了罷？

立在會場左角的兩個駝了背的老頭兒，手中扶着拐杖，這時相對着嘆道：

——唉，我生了六十多歲，也沒聽見有兒子叫別人去打他老子的事。現在真是人心大變了！……

——無論老子怎麼樣不好，爲兒子的也總不該叫人去打他呵！唉，這是什麼世道！

——別吵，聽李大少爺說！——老人家正在慨嘆的當兒，立在他倆前邊的一個十五六歲模樣的孩子回過臉來，將眼睛怒視着，如教訓小孩子也似的，向他倆說了這末一句。兩位老人家向他將白眼翻了一下，也就不做聲了。

李傑接着說了幾句便走下去了。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，向台上走上來了一個癩痢頭，不禁使得滿會場鬨然大笑起來了。只聽見有人說道：

——我的乖乖，癩痢頭今天也露起臉來了。

——媽的，我看他獻什麼醜！

——別要太小覷人！癩痢頭就不會說出好話嗎？

——有人爲癩痢頭抱不平，這樣說。只見癩痢頭走上台了之後，左手摸着自已的那個不好看的頭部，紅着臉，痛痞疤疤地說道：

——我們現在要幹，媽的……我們要農農農會……有了李大少爺和我們在一道，我們還不幹嗎？我們要

革命起來，媽的……

大家也不聽着他說些什麼，望着那種摸頭和口吃的神情，都禁不住發笑。“癩痢頭發了癢了呵！”台下忽然有人叫了這末一句，癩痢頭聽着有點不好意思起來，說了一聲“媽的”，便忿然地走下台去了。接着他上來說說話的有王貴才，劉二麻子，和幾個說了幾句話便走下台去的青年。他們都說要組織農會，但除開王貴才而外，沒有誰個能說出一點道理來。後來王貴才上台宣布選舉農會的職員，他提議選舉張進德做會長，李傑做秘書兼賬房，劉二麻子擔任跑腿，一一地都通過了，沒有人說出反對話來。離開衆人而遠遠地立着的王榮發，吸着旱煙管，望着自己的兒子在台上指手畫腳地說着話，心中起了歡欣和愁苦交混着的情緒：貴才矮雖矮，可是能在這些人們的面前露臉，但是這農會是不是辦得成呢？將來是不是要生非惹禍呢？……老人家想到此地，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，自對自地說道：

——讓他去！

最後張進德上台宣布散會。在宣布散會了之後，人衆很久很久地還沒有離散開來。大家繼續紛紛地談論着，有的說，李大少爺真怪，叫人家去打倒他的老子；有

的說，現在好了，有了農會便不用繳租了；有的說，張進德不認得字，怎麼能做會長呢；有的說，癩痢頭今天也露了臉……

天的東南角上起了很濃厚的雲霧，漸漸地要佈滿到半個天空了。衆人見着天要落雨，而又沒有別的熱鬧再可看了，只得慢慢地散開，各回家去。

在途中，老年人沉默着不語；青年人高興地談着適纔張進德和李傑所說的一切，有的高着嗓子唱着山歌，如同自戰場上得勝了歸來；婦女們很失望地拉着自己的小孩子，口中咕嚕着道：

——我道有什麼熱鬧好看呢，原來是平常兩個大字……

二十五

人衆散去了之後，張進德吩咐昨日在吳長興稻場上聚集的人物，仍舊留在廟內，爲的是討論以後的進行。在未繼續開會以前，各人在關帝廟大殿上參觀了一會，好像那在神龕上坐着的關羽讀春秋的神像，和立在他兩旁的黑臉髯鬚的周倉，白臉微笑着的關平，能夠

認真地引起參觀者的興趣。張進德背着兩手，臉上雖沒有特殊的表情，然而在內心裏他却有了特殊的慶幸，那就是在不久以前，他，張進德，還是一個無知的鄉下人，深深地迷信着菩薩，而且對於這關帝，尤其具着敬仰的心情，因此，僅僅爲着燒香叩拜的原故，也就來過關帝廟裏很多次。但是現在來到這關帝廟裏的張進德，却和從前不同了。他拋棄了一切的迷信，不但見着了這尊嚴的神像不會生往日那般的心情，而且想起來往日的自己那般愚蠢，反來覺得好笑。撇開燒香叩拜的行爲，他現在是來到這裏辦理農會了。而這農會並不是什麼平常的機關，却是就使關帝爺聽見了也會震驚的組織。關帝爺所知道的不過是什麼興漢滅曹，不過是什麼空洞的忠義，而現在他，張進德，却做着爲關帝爺所沒夢想得到的事業：這農會是要推翻地主的統治，這是被壓迫階級的反抗運動呵！……

張進德正在幻想着的當兒，忽聽見他左邊劉二麻子說話的聲音，不禁側過臉來一看，只見劉二麻子面向着神像跪在地下，兩手合着，口中禱告着道：

——威震八方的關老爺！興漢滅曹的關老爺！你是古今忠義之人，請你暗地顯靈幫助我們辦這農會，好教

我們窮人不再受有錢的欺負纔好。我劉二麻子活了三
十幾歲，從來沒走過好運，現在是革命的時候了，我可
要請求你忠心耿耿的關老爺可憐我，保佑我，我一定多
多地買香燒給你老人家……

劉二麻子禱告至此，便恭恭敬敬地伏下叩了一個
頭，這使得立在他旁邊的張進德禁不住發起笑來了。

——你在幹什麼，老二？

劉二麻子聽見張進德問他，便抬起頭來向着張進
德驚怔地望了一會，睜着兩隻大眼，如什麼也不明白也
似的，半晌方才開口問道：

——什麼幹什麼？我在給關老爺磕頭……

——求關老爺保佑你嗎？——張進德笑着這樣說，
並沒帶着輕蔑的神情。——我不知道你還這樣迷信呢！
我對你說，我們的事情只有我們自己來做，什麼關老
爺，張三爺，都是管不了的。如果關老爺有靈，那像你這
樣忠厚誠實的人，成年到頭地苦把苦累，也不致於像現
在這樣地倒霉了。就使菩薩是有的，那他們也只有保佑
有錢的人，絕對不會保佑你我這樣的窮光蛋。

——起來，——張進德走上前來，伸手將劉二麻子
拉起來說道，——老跪在地下幹什麼呢？也虧得你有這

般誠心呵。

劉二麻子只驚怔地望着張進德，如木偶一般，任着張進德拉到廂房裏去了。這時李傑正在和王貴才商量着此後如何地進行……

——辦農會也要有點經費，但是我們現在“一個大”也沒有，怎麼好呢？——李傑說。見着張進德和劉二麻子進來了，李傑便指定座位叫他倆坐下，一面仍繼續向王貴才說道：

——我看這廟既然是迷信的地方，和尚也是寄生蟲，不如把廟產充爲農會所有，把和尚趕掉。——李傑說至此處，向張進德問道：——張大哥，你以爲這可使得嗎？

王貴才強着說道：

——使得，爲什麼使不得？媽的，這廟裏的和尚比老太爺還要快活，現在我們還能留着他們嗎？

——可是可以的；——張進德很鎮靜地說道，——不過現在我們還不能這樣做。鄉下人非常地迷信，如果我們開頭就把老和尚趕掉，這一定要惹着他們的反對，我們的農會也就很難進行了。我們先要想法子使他們信任我們，然後慢慢地打破他們的迷信……

——我們沒有錢怎麼辦呢？——王貴才很不以張進德的話爲然，這樣有點不高興地說。張進德一時回答不出，一面望着不高興的王貴才的面孔，一面用手指頭點着桌子，尋思着別的出路。

——有了！——忽然沉默着不語的李木匠將桌子一拍，立起身來，如發現了什麼寶物也似的，很歡欣地說道：——媽的，我想出一個辦法了。

——什麼辦法呢？——大家齊聲地問。

——這廟裏不是有很多的人來燒香嗎？我們現在可以定下一個章程，就是來燒香的，每一個人都要拿出五十錢或是一百錢來做爲香錢，這香錢就歸農會裡用。

李傑聽了點點頭，表示同意。王貴才拍手連聲說道：

——這個辦法好極了！還是木匠叔想得好！

張進德見着大家同意李木匠所提出來的辦法，雖然不以之爲十分妥當，然因爲自己想不出別的办法，便也就沒有話說。接着李傑便提出來農會所應做的事業來。李傑在理論上提出來原則，而張進德給以事實上的補充……

大家繼續地討論着，惟有癩痢頭和他的不可分離的朋友，綽號叫做小抖亂的，心中老是記惦着老和尚，不能放下。無心參加衆人的討論，他們二人靜悄悄地走出房來，到廟門外的空場上，開始商量着。

——我不贊成張進德的話。——癩痢頭說道，——媽的，要這禿驢在這兒有什麼用！依我的意思，不如把他趕掉，滾他娘的蛋！

——我也是這樣想。——小抖亂點頭和着他的朋友說道，——我看，頂好我們兩個人想一個法子對付他一下。我們怎麼對付他纔好呢？

——把他打個半死罷了。——癩痢頭很堅決地說道，——我們兩個人哪怕打不死一個禿驢嗎？

小抖亂忽然將癩痢頭的衣服一扯，指着那坐在樹根上的一個十五六歲模樣的小和尚，說道：

——你看，那不是小禿驢坐在那裡嗎？老禿驢也不知到什麼地方了，影子都見不到，不如先把小禿驢審問一下。

小和尚獨自一人冷清地坐着，用手扶着頭，在思想着什麼，見他們二人走到他的跟前，並不表示什麼恐慌。小抖亂不問情由地一把抓住小和尚的衫領，威嚇地

說道：

——你的師傅在什麼地方呀？

小和尚這時見着兩人這般情形，不禁有點害怕起來，連忙口吃地說道：

——他……他不在廟裏……走了……

——他幹什麼了？

小和尚見着非說實話不行，便一五一十地將實話告訴了他們。他說，師傅見着在廟前開會很生氣。聽見李大少爺叫人去打他自己的老子，老和尚不禁害怕起來，想道，這事還了得，如不早行報告李大老爺知道，說不定李大老爺要說他通情呢。他現在是到李家老樓去了……

~~癩痢頭見着小和尚說出實話來，便叫小抖亂放了~~
小和尚，一面問道：

——怎麼辦呢？

——今天大約不成功了，明天我們再來。媽的，這禿驢不打死還能行嗎？……

~~兩個朋友相互扶着肩背，又重新走入廟內了。~~

二十六

“我和張進德二人搬到廟裏來住，已經是第三天了。在我的生活史中，這幾天對於我算是頂緊張的時候了。每天忙個不歇，又要計劃着工作的進行，又要不斷地和來看訪的鄉下人談話，又要這，又要那……如果沒有張進德這末樣一個有力的人，那我真不知道我如何能夠對付我當前的任務呢。青年們都很信仰他，他無異於是他們的總司令。他們敬畏他，親近他，沒有什麼隔膜，而對於我，我總覺得他們的態度有點生疏，好像視我不是自己的人一樣。在這種關係上，我倒有點嫉妬張進德了。

“我叫他們稱呼我為李同志，他們也就勉強這樣稱呼着，但是在無形中，他們總對我有一種特殊的感覺，總視我是有點和他們不同樣的李大少爺……這真天曉得是因為什麼！然而，我總覺得他們都是很可愛的，都是有希望的分子。例如木匠叔叔始終有點不滿意我，但是我覺得他却是一個好人，一個忠實的分子。糟糕的是癩痢頭和小抖亂這兩位大哥，每天總要弄出一點花頭

來，不是把小和尚打哭了，就是和別人吵架。然而他倆却很熱心，也很有用……

“想起來我自己，也覺得好笑。本來是李大少爺，現在却是這些被稱爲低賤的粗人們的同志了。本來回來有美麗的高樓大廈可以住，現在却住在這個淒涼的廟裏，如當了和尚一般。在這僻靜的，閉塞的鄉間，有誰個能明了我的這種行動呢？張進德或者有點明白我，因爲他曾遇着過像我這樣的人，但是像我這麼的知識分子究竟怎麼樣會跑到他們的隊伍裏來，恐怕他還是不明白罷。然而這又有什麼要緊呢？要緊的是我能和張進德一塊幹這種爲他所必要做的，而爲我所決定做的事業。”

* * *

“今天我的父親派人送一封信給我，送信的人還是一年前我在家時候的伙計。他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，臉上佈滿了如細黑溝一般的皺紋。這是勞苦的生活所留給他的痕跡。他很局促地望着我，似乎有話要向我說，然而不知爲什麼，終於把信交給我了之後，叫了一聲大少爺，便低着頭走出廟門去了。

“我將信接到手裏的當兒，我感覺到木匠叔叔和劉

二麻子向我的身上所射着的尖銳的眼光了。我的態度很漠然，沒有即刻將信拆開，欲借此顯示給他們知道，就是我不把我父親送信給我當做什麼重要的事。但是我的一顆心却在內裏有點跳動起來，我其實是要急於知道這封信裏說些什麼啊！……

“在信上，父親先責備我，為什麼我回鄉了而不歸家，次說及農會是辦不得的，以我的這種身分，不應和一般無知的痞子在一塊兒瞎鬧。後來他說，母親病了，急於盼望我能回家安慰她，否則我便是沒有良心的，不孝的逆子。但是他相信我讀了許多年書，又很聰明，決不會做出這種被人恥笑的事來。

“讀到信的最後，我不免有點躊躇不安了。父親打算是渾蛋，我可以不理他，但是病在床上急於盼兒歸來的母親呢？我能硬着心腸，置之不理嗎？……”

“——你的父親說些什麼呀？——木匠叔叔忽然兩眼筆直地逼視着我，向我這樣很猜疑地發問。他大約已經覺察出我的不安的心情了。我不由得將臉一紅，故做鎮定的模樣，笑着回答他道：

“——那還有好的話嗎？他要我回家去，這不是笑話嗎？他騙我，說我的母親病了，以為可以把我騙回家

去，殊不知我是不容易騙的呵。

“——回家去看一看也好。——劉二麻子說。

“——我無論如何是不回家去的！”

“聽了我的這個回答，木匠叔叔才露出一點滿意的微笑來。後來張進德叫他們有事，他們才離開了我。在他們二人走了之後，我不禁又將信重讀了一遍。“我真能硬着心腸不回去看望一下病在床上的母親嗎？……”我想。但是當我一想到母親也不是一個慈善的婦人，當年我同蘭姑的愛情之所以不能圓成，以及蘭姑的慘死，她實在也要負一半的責任……我不禁將信向懷裡一揣，堅決定不做回家的打算了。”

* * *

“張進德極力主張即速辦一個學校。他說，鄉下的青年們雖然都很熱心，雖然都很純潔，但是都沒有知識，能夠教他們做什麼事呢？他，張進德，自己就恨不大認得字，連一封信都看不懂，現在想趁這個機會讀一點書，要我當先生……這當然是很好的提議，但是我一個人又忙着這，又忙着那，現在又要我當先生，這豈不是對於我太艱苦了麼？然而事情是要做的，現在是我真正做事的時候，如何能因為太艱苦了便不幹呢？唉，如果

我現在有一個知識階級的帮手！……

“日裏太累了，晚上我應當休息才是。老和尚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，我只得將他的臥房佔有了？床呀，桌子呀，一切用具都很清潔，這真要令我向老和尚表示感謝了。癩痢頭和小抖亂老早就要收拾老和尚，現在老和尚不知去向了，莫不是被他倆……大概不致於罷？如果他真的被這兩位先生送回了西方極樂之地，那也沒有什麼，只怪他此生不該做了寄生蟲也似的和尚。

“夜深了，張進德還沒回到廟來。和我做伴的小和尚，也呼呼地睡着了。小和尚很聰明，經我這兩天和他訴東說西之後，他也有點明白了，願意在農會裏做事情，原來他很恨他的師傅，因為老和尚很虐待他……

“日裏因為工作的原故，沒有工夫好幻想。在這寂靜的夜晚間就不同了。月光一絲一絲地從窗孔中射將進來。院中的梧桐樹被風吹得瑟瑟做響，從大殿傳來一種吱吱的很奇怪的聲音，難道是鬼不成嗎？然而我是什麼都不怕的呵！……我想起來了我的過去，唉，這討厭的過去呵！牠是怎樣地糾纏着人！我本來沒有家庭了，而我的父親却送信來要我回去；我本來不要父母了，而我却還有點紀念着我那病在床上的母親……張進德真

是幸福極了！他每晚一躺在床上便睡着了，這因為沒有可詛咒的過去來糾纏他。他現在乾淨得如一根光竹桿一樣，直挺挺地，毫不回顧地走向前去……”

二十七

農會的勢力漸漸地擴張起來了。地方上面的事情向來是歸紳土地保們管理的，現在這種權限却無形中移到農會的手裏了。農人們有什麼爭論，甚至於關係於很小的事件，如偷雞打狗之類，不再尋及紳土地保，而却要求農會替他們公斷了。這末以來，農會在初期並沒有宣布廢止紳土地保的制度，而這制度却自然而然地被農會廢除了。紳土地保們便因此慌張了起來，企圖着有以自衛。如果在初期他們對於農會的成立，都守着緘默着不理的態度，那麼他們現在再也不能漠視農會的力量了。在他們根深蒂固地統治着的鄉間生活裏，忽然突出來了一個怪物，叫做什麼農會！這是一種什麼反常的現象呵！……

最慌張而又最氣憤的，那要算是李敬齋了。組織農會的不是別人，而是他的兒子；號召農民反對他的不是

別人，而是他的親生的骨肉。李敬齋在自己的鴉片烟床上，就是做夢也沒夢到會發生這末一種怪事！他派人送了一信給李傑，勸諭他回轉家來，而李傑不但沒有爲他的願望做去，而且連理也不理一下。他想道，他生來沒曾受過人家的磨難，現在大約是要在自己兒子的手裏栽一栽筋頭了。如果在從前，在他媽的這什麼革命軍未到縣城以前，那他李敬齋是有能力將自己的兒子和着這一般痞子，送到縣牢裏去吃苦頭的。但是現在……現在縣裏有什麼革命軍，政治部，那些人是和他的兒子同一鼻孔出氣的……

李敬齋近來氣憤得生病了。在有一天的下午，地方上面的紳士們，以張舉人領頭，齊到他的家裏來看他。正在躺着吞雲吐霧，一面在尋思着如何對付自己的兒子的他，忽然聽見僕人報告，有些貴客隨門了……他不禁一股碌兒爬起身來，很慌張地問道：

——他們說出來意了嗎？

恭順的僕人筆直地立着，聽見他主人的問話，將頭緩緩地搖了一搖，答道：

他們是說拜望你老人家的，老爺。

屁股又向床上坐下了，嘆了一口長氣，自對自地說

道：

——他們哪裏是來拜望我的呵，他們是來與師問罪的。他們一定要說道，“李老先生，你的少爺做得好事呀！恭喜恭喜！這，你看，我怎麼樣回答他們呢？唉，我生了這末樣一個現世的兒子，有什麼顏面和鄉黨親戚相見呢？

在平素充滿着傲岸的神精的他的面孔上，現在被羞憤的網所籠罩着了。由於過於興奮的原故，他的慘黃而又帶着蒼白的一種烟鬼的面容，現在又添上一種如吃酒後的紅色。在得意的時候，他不斷地掠着自己的濃黑的鬚鬚，現在他要見客的當兒，却很畏怯地，直順地放下兩手，脚步不穩定地走出客廳來。這時他感覺得如犯了罪的囚人一般，一步一步地走上可怕的法庭去……

在寒暄了幾句之後，頭髮已經白了的，吸着二三尺長的旱烟袋的張舉人首先帶着笑，很客氣地說道：

——我們今天來非爲別事，一來是拜望李敬翁，二來是請教關係地方上面的公事。令郎這番從外邊回來，本來是衣錦還鄉，令人可佩。不過他……關於這農會的事情，擾亂了地方上的治安，似乎不妥。不知李敬翁有

何高見。

李敬齋聽着張舉人說話，自己如坐在針氈上面一般，臉上只一回紅一回白地表現着。他又不得不回答張舉人，但是說什麼話爲好呢？他不但感覺得無以自容，而且連向衆人道歉的話也想不出來如何說法是好。衆人的眼光齊向他射着，期待着他的回答，正在爲難的當兒，忽然他不能自主地由口中溜出話來：

——諸位明見，這教我李某也沒有辦法。現在是革命的時候了，老子管不了兒子。小兒這次回來的非禮行爲，既然是關係地方公事，尙望諸位籌議對付之策，千萬勿把此當爲我李敬齋個人之事。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如果諸位有何善策，李某無不從命。

李敬齋說了這一段話之後，很欣幸自己說話的得體，不禁用手掠一掠濃黑的鬚鬚，向衆人用眼巡視了一下。他的態度比先前從容得多了。衆人見李敬齋說了這一番不負責任的，然而又是很堂皇的話語，一時地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——話雖如此，——坐在張舉人下首的一位四十多歲的紳士，將頭一擺，忽然打破了沉默的空氣。——然而令郎與李敬翁究屬父子，李敬翁不得不多負一點

責任。難道令郎就這樣地無法無天，連你的一句話都不聽嗎？尚望李敬翁施以教訓……

李敬齋聽了這話，陡然生起氣來，發出不平靜的話音，說道：

——依何松翁你的高見，我應當如何做法呢？如果何松翁不幸也有了這末一個兒子，諒也同我李某一樣地想不出辦法。現在不像從前了。從前我可以拿一張名片到縣裏去，辦他一個忤逆之罪，可是現在縣裏的情形，難道何松翁一點也不知道嗎？諸位有何善法，就是將小兒治了死罪，我李某也無一句話說。可是諸位決不可以父子的關係責備在下。

李敬齋一改變先前的局促的態度，現在越說越覺得自己的理直氣壯。張舉人見他發起火來，生怕弄出岔子，便和藹地向李敬齋微笑道：

——請李敬翁決勿見怪，我們此來，決不是與李敬翁有意為難，乃是因為事關地方治安，特來和李敬翁商量一個辦法。如果長此讓農會橫行下去，將來你我皆無立足之地，諒敬翁高見，亦必慮及此也。

何松齋自知自己的話說得太莽撞了，便也就改了笑顏，接着張舉人說道：

——張老先生說得正是。我們特爲求教而來，非有別意，望敬翁萬勿誤會。近來張進德一千人們越鬧越凶，似此下去……

——哪一個張進德？——李敬齋問。

——張進德本是一個礦工，——何松齋說道，——是一個光棍，是貴莊人吳長興的親戚。他於最近才回鄉的，可是自從他回來之後，那我們鄉裡的青年人就開始壞起來了。此人不除，恐怕吾鄉永無安息之日矣！

何松齋待要繼續說將下去，坐在他的下首的一個帶着老花眼鏡，蓄着八字鬍的紳士插着說道：

——敬翁知道關帝廟老和尚被害的事嗎？

李敬齋驚異得立起身來，急促地問道：

——有這等事！被何人所害呀？

——那還有別人嗎？——蓄着八字鬍的紳士很平靜地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，——他們佔據了關帝廟，把老和尚趕走了，老和尚不知去向。昨天有人在東山腳下發現了老和尚的死屍，這才知道老和尚已被張進德一千人所害了。敬翁想想，若如此讓他們橫行下去，那吾等將無葬身之地矣！——他將手掠一掠八字鬍，擺一擺頭，特別將這最後一句哼出一個調子來，如讀古文——

般。李敬齋聽至此處，不禁大怒起來，拍着桌子說道：

——松翁說得甚是！似此無法無天，天理難容，豈可坐視不問？！我李某不幸生了這末一個逆子，尙望諸位不要存歧視之心，努力助我除此賊子才好！

——敬翁既然有此決心，那我們今天便應想出一個辦法……

——松翁有何辦法嗎？——李敬齋不等何松齋將話說完，便急於問道，——請快說出來給大家聽聽，我李某無不從命。

撇着鬍子，不卽刻回答李敬齋的話，扭頭將客廳巡視了一下，看見沒有別的外人，然後慢吞吞地說道：

——自古道，“蛇無頭不行”，“擒賊先擒王”，只要把張進德和敬齋的令郎他們二人對付住，這農會自然就要解體的。他們那一般黨羽，如果沒有他們二人，則自然就鳥獸散了。

——但是怎麼才能對付住他們二人呢？——張舉人有點不耐煩地問。

——這也容易。——說至此地，何松齋復將大廳內巡視了一下。——只要僱幾個有力氣的人，於夜晚間偷偷地到關帝廟裏將他們二人捉住……

——這恐怕有點不妥當罷？——張舉人說着，將他那髮白得如雪也似的頭搖了一搖。

——請松翁說下去。——李敬齋說。

——將他們二人捉住了之後，可以將張進德打死，打死一個迷子，爲地方出害，諒也沒有什麼要緊。至於敬翁的令郎，那是敬翁的事情，如何之處，只得任憑敬翁自己了。

衆人沉默了一會，沒人表示反對和贊成的意見。最後還是李敬齋開始說道：

——事到如今，別的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。何松翁老成幹練，足智多謀，我看這事就請託何松翁辦理，不知諸位意下如何？

——至於費用一層，——李敬齋稍停了一會又說道，——我理當多負一點責任。至於如何行動，則只有煩勞何松翁了。不過事情做得要祕密，不可洩漏風聲。如果事不成功，風聲傳將出去，則更要難辦了。

——敬翁慮得極是！——張舉人向何松齋說道，——我看這事就請你辦一下罷。

——事關地方公益，——何松齋依舊如先前的冷靜，用手撥着鬍子說道，——諸位既然相推，我當然義

不容辭。不過苟有事故發生，尙望大家共同負責。

——這個自然！——大家齊聲說了這末一句。何松齋見着大家這種負責的態度，又想及李敬齋對於他誇讚的話語，不禁在冷酷的面孔上，呈露出一點微笑的波紋來。

大家還繼續談論起關於地方和時局的情事。有的抱怨民國政體的不良，反不如前清的時代。有的說，革命軍的氣焰囂張，實非人民之福。有的說，近來有什麼土地革命，打倒土豪劣紳等等的口號，這簡直是反常的現象……

——唉，世道日非，人心不古了呵！——最後張舉人很悲哀而絕望地嘆了這末兩句。

天色已經是遲暮了。屋頂的上面還留着一點無力的夕陽的輝光。黑暗的陰影漸將客廳內的拐角侵襲了。李敬齋發出老爺派的聲音，將僕人喊到面前吩咐道：

——今天衆位老爺在此吃飯，去叫後邊好好地預備菜！聽見了嗎？

——是，老爺！

二十八

當張進德將癩痢頭和小抖亂二人喊到面前，用着銳劍也似的眼光將他們倆很久地審視了一會，如同這眼光已經穿透了他們倆的心靈，他們倆不由自主地有點戰慄起來，而覺得自己是犯罪的人了。平素頑鄙得無以復加，任誰個也不懼怕的他們倆，現在却被張進德的眼光所威逼住了。小抖亂很恭順地站立着，完全改變了平素頑皮的神氣，而癩痢頭低着頭，用手摸着頸項的後部，也動也不一動。

——請你這兩個傢貨說給我聽聽！你倆爲什麼弄出這個亂子來？——張進德這樣說着，並未說明他們倆所弄出的是什麼亂子，可是他們倆已經知道這話是指的他們倆前天晚上所幹的那件事了。他們倆在張進德炯炯的眼光之下，覺得那眼光已經照透了他們，並不企圖着抵賴。

——我們並不想將他打死呵。——癩痢頭仍舊是原來的姿勢，輕輕地吐出很畏怯的聲音。

——可是他究竟被你們倆打死了。——張進德點

一點頭，這樣很冷靜地說。

——是的，——癩痢頭依舊低着頭不動，聲音略較先前平靜一點。——老和尚是我們兩個打死的。我們兩個因為想道，老和尚在廟裏住着很討嫌，說不定要在我們這裏當奸細。那天開大會，他不是跑到老樓去報告了嗎？並且，他媽的，他安安穩穩地過着日子，好像老太爺一樣，實在有點令人生氣。我同小抖亂久想收拾他一下，可是總沒有遇到機會。這次我們兩個商量一下，媽的，關帝廟現在歸我們農會了，還要老和尚住在裏頭幹嗎？不如將老禿驢趕出去，免得討人嫌。……前天晚上，我同小抖亂從這裡回去，走到東山脚下，不料恰好遇着老和尚了。我們兩個見着這是一個好機會，便走上前去將他摔倒；痛打了他一頓，強着他不要再到廟裏來了……

——打了他一頓也就算了，——張進德問。——爲什麼要將他打死了呢？

——我們本不想將他打死的，可是老和尚不經打，我向他胸膛這末樣踢了一腳，——癩痢頭開始活躍起來了，做出當時踢老和尚的架式來。——他媽的，誰知道就把他踢閉住了氣，倒在地下不動了。

這時坐在旁邊的李傑，聽見了癩痢頭的這樣說法，不禁笑起來了。

——這也不知道是因為老和尚不經踢，——李傑笑着說道，——還是因為你的腳太有力量了。也能，——他轉向張進德說道，——老和尚既然死了，也不必把他當成了不得的事，打死了一個寄生蟲老和尚也沒甚要緊……

——不，——張進德不待李傑說將下去，便打斷他的話頭，很嚴重地說道，——你不知道鄉下的事情很難辦。我們霸佔住了關帝廟，已經是使鄉下人不高興了，現在又打死了老和尚，說不定土豪劣紳要借着這個機會來造謠言，說什麼我們農會不講理，打死人……

——但是老和尚已經被這兩位先生打死了呵，又怎麼辦呢？事情已經做出來了，也只得讓他去。——李傑很平靜地說。在他的內心裡，他實在以為張進德太把此事誇大了。癩痢頭和他的朋友小抖亂聽見了李傑這末說，如得了救星一般，不禁陡然胆大起來了。他們倆齊向李傑望着，表示一種感激的神情。李傑覺察到這個，向他們倆微笑了一下。

——這當然，——張進德說道，——木已成舟了，

還有什麼辦法呢？不過，——他轉向癩痢頭和小抖亂顯着教訓的態度，說道，——請你們兩個再不要弄出別的岔子了。做什麼事，一定先要報告我們知道……

張進德剛將話說至此地，忽聽院中傳來劉二麻子的一種傲慢的聲音：

——你來找誰呀？

——我來找張進德。——只聽見那第二個聲音也是很傲慢的。這時房內的衆人靜默着不語，很注意地聽着院內的談話。

——什麼張進德？！你應當說找農會會長！張進德是農會的會長！

——好，就如你所說，我來找會長老爺。

這一種譏刺的語氣，使得張進德和李傑等不得不走出廂房，看看是誰來了。只見劉二麻子的對面立着一個四十幾歲的帶着瓜皮布帽的漢子，他穿的雖然是鄉下的布衣，然而那布衣是很齊整的，令人一看見便知道他是鄉下的有錢的戶頭。在他的那副豐腴的，微微生着黑斑點的面孔上，露現着一種生活安定的，自滿的表情。張進德認得他，這是胡根富，被人稱爲胡扒皮的一位狠先生。他見着張進德走出來了，便撇開劉二麻子，

神態自若地走向前來，現着譏刺的耐氣，微笑着說道：

——好，會長老爺來了。我特來求見會長老爺。

見着他的這種神情，張進德幾乎失了心氣的平衡，要給他一個有力的耳光，但是張進德終於把持住了自己，沒有發出火來。

——你有什麼貴幹？——張進德很不客氣地這樣問胡根富。

——請問你們貴農會可是定下了一個“借錢不還”的章程嗎？

——也許定了這末樣一個章程。——張進德說了這末一句，將兩眼逼視着胡根富，靜待着他的下文。

——啊哈！怪不道現在借了債的人都不想償還了。他們說，這是農會的章程……這真是自從盤古開天地，聞所未聞的奇聞！哼，借人家的錢不還！好交易！請問會長老爺，這“借錢不還”的章程，是誰個請你們定的？

胡根富的態度不若先前的平靜了，逐漸表現出來氣憤的神情。他的白眼球的紅絲這時更加發紅了。張進德微笑了一笑，說道：

——這是我們自己定的，你胡根富當然不會請我們定下這個章程來。你預備怎樣呢？

——我預備怎樣？反了嗎？

胡根富憤不可遏地這樣說着，照他的神情，一下將張進德吞下肚去才能如意。張進德依舊很平靜地微笑着，低低地說道：

——對不起，現在真是反了。你胡根富放了那末許多厚利的債，窮人們的血也被你吸得夠了……現在他們不願意讓你白白地壓死，造起反來了，你怎麼辦呢？

胡根富只翻着佈滿了紅絲的白眼，氣憤得說不出話來。張進德忽然改了威嚴的態度，厲聲說道：

——胡根富！你今天來得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。我們的農會正苦得沒有經費，要向你借一點錢使使。我知道你很有錢，如果不拿出二百塊錢來，你別要想走出這廟門！

張進德說至此地，側過臉向着立在他左邊的癩痢頭和小抖亂說道：

——將他看守起來！

兩人一聽此言，如奉了聖旨一般，即刻走向前去，將胡根富的兩手用腰帶背綑住了。等到氣憤到發痴的胡根富意識到是什麼一回事的時候，他已經掙扎不開了。見着這種嚴重的形勢，胡根富知道自己是走到虎穴

裏了，不禁害怕起來。氣憤和傲慢的神情從他的臉上消逝了。他開始哀求地說道：

——我，我沒有錢，我哪裏有這末許多錢借呢？……

——媽的，你家裏的銀子幾乎都要脹破箱子了，還說沒有錢！二百塊！少半個都不行！

李傑見着小抖亂說話的神情，不禁好笑起來。胡根富一聽見李傑的笑聲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轉身向他跪下，哀求着說道：

——請大少爺救一救我罷！我實在沒有錢……

——媽的，——癩痢頭踢了他一脚，說道，——你別耍裝鬧種了！如果不拿出二百塊錢來，媽的，做死你這個鼻子！

——癩痢頭！——張進德如司令官一樣，向癩痢頭吩咐道，——你和小抖亂兩個將他拉到大殿裏綁起來，看守好，別要讓他跑了。老二！——他轉向劉二麻子說道，——你先去多叫幾個人來，然後到胡家給他的兒子報信，就說他們的父親現在廟裏，叫他們送二百塊錢來，不然的話，胡根富的命便保不牢，聽清楚了嗎？

——聽清楚了。我就去。

劉二麻子說着便現着得意的神情，慌張地走出去

了。癩痢頭和小抖亂得了這末樣的一個美差，自然很高興地去收拾他的對象。胡根富被他們倆用手狠狠地綁在大殿的柱子上，動也不能一動。他面向着關帝的神像，很傷心地哭起來了。小抖亂立在他的面前，打趣着他說道：

——哭罷，哭罷，我的乖乖！關帝爺會下來救你呢。
哈哈……

二十九

自然，在我們的生活裏，有的人會將銀錢看得比性命都還重要，寧願犧牲了性命以圖保得財產的安全。但這是很少見的事。大多數的人們雖然也愛銀錢如愛性命一樣，但是當他們要保全自己性命的時候，便不得不忍着心痛，把性命以外的東西做爲犧牲了。胡根富便是這樣的一個。他被綁在關帝廟大殿的柱子上，起初還想以欺騙和哀求的方法來解脫自己，可是後來見着大家真要將他打死的模樣，便只得答應了拿出二百塊錢來。他的兩個兒子，一個名字叫胡有禮，一個名字叫胡有義，雖然也受了他父親的遺傳性，但是解救父親的性命

要緊，也只得含着兩眼眶的熱淚，將這二百塊白花花的
大洋送給農會了。如果在往時，那他們兩個可以求助於
地方上的紳士，可以到縣裏去控告，但是現在當李大老
爺和張舉人等自身都保不住，而縣裏被什麼革命軍佔
領的時候，還有誰個可以來制止張進德這一幫人的行
爲呢？胡有禮和胡有義兩個是聰明人，當晚便將胡根富
用二百錢贖回了。

——媽的，便宜了他！——癩痢頭後來可惜地說
道，——他家裏該多末有錢呵！聽說白花花的銀子埋
在地窖裏也不知有多少！……

最高興的要算劉二麻子和李木匠了。他們二人雖
然是不睦，逢事就抬槓，可是要報復胡根富的心意却
是一致的。依着李木匠的主張，一定要將胡根富痛打一
頓之後才行放去，可是張進德止住了他，他只能僅僅背
着張進德的面，狠狠地踢了胡根富一脚。

——喂！老李！——小抖亂笑着向李木匠說道，
——別要踢他呵！你應當託他帶一個信給他的二媳婦，
就說你現在害了相思病，很想再和她這麼那麼一下，並
問她近來可好，是不是忘了舊日的交情……

李木匠一聽見這話，不禁又是羞又是氣，啪地一聲

給了小抖亂一個耳光，罵道：

——放你娘的屁！嚼你娘的爛舌根！

小抖亂用手摸着被打了的面部；哇的一聲哭起來了。口中開始不住地罵道：

——我造你的祖宗，你打我，你這專門偷人家女人的壞種……

——我偷了你的親姑娘嗎？——李木匠說着又想伸拳來打小抖亂，可是這時劉二麻子却忍不住火了。不問三七二十一，走上前來就給李木匠胸口上一拳，李木匠不自主地倒退了兩三尺遠。他用手理一理頭上的黑髮，瞪着兩隻秀長的，這時氣紅了的眼睛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細在柱子上的胡根富見着這種全武行的一幕，不禁忘記了自己的痛苦，在旁邊看得出神。未等到李木匠來得及向劉二麻子還手的時候，張進德從廂房裏走上大殿來了。

——你們在幹什麼？——張進德帶着一點兒氣憤的聲調說道，——真也不害羞？在你們敵人的面前，自己就先獻起醜來。——他側臉向胡根富膘了一眼。——這豈不要叫旁人笑掉牙齒嗎？你們要知道，我們在農會裡辦事情，處處都要留心，事事都要做模範，鄉下人才

會信任我們。像你們這樣如小孩子一般，動不動就自相打罵起來，叫鬼也不能相信我們！小抖亂的一張嘴胡說八道，實在要不得。老二你同木匠就有點什麼嫌隙，現在也應該忘記了。我們同心合力做事，都難怕不能成功呢。如果這樣自家人都弄不好……

張進德說至此地，向三人巡視了一下，微微地將頭感嘆地搖了一搖。三人如犯罪了一般，低下頭來，靜靜地立着不動。這時被綁在柱子上的胡根富見着這種情景，心中暗暗地明白了：就是這個張進德，被他平素所稱為光棍的，具着一種偉大的力量。他覺得他在這人的面前是一個微小的弱者了。

後來將胡根富放走之後，張進德帶着笑地向劉二麻子們埋怨道：

——你們是怎麼一回事呀？就是打架也要等到胡根富走了之後才打呵！

李木匠紅着臉不好意思地說道：

——誰要和他們打架？只因小抖亂這小子當着胡扒皮的面前羈我……

——好，算了，從今後再也不許有這末一回事！我們的二百元也到手了，現在我們到李先生的房裏去商

量商量，看看我們怎麼來用這一筆款子。哈哈！萬想不到這小子今天送上門來。真好運氣！我們的農會該裏發達了。

張進德走進李傑房門的時候，一種得意的，和竊的，爲從來所未有過的愉快的神情，簡直使李傑驚訝住了。這時李傑正伏在桌子上，手中拿着鉛筆，在紙上計算着二百元的用途。見着張進德進來了，也不立起身來，微微地笑道：

——把貴客已經送走了嗎？哈哈！大概關帝爺見着我們農會沒錢，特將這小子差上門來。現在我們好了，明天就可以派人到城裏去買東西……

——媽的，太便宜了他！——癩痢頭又可惜地說了這末一句。——依我的主張，罰他媽的一千塊！反正他家裏有的是銀子，我們代他可惜嗎？

李傑忍不住笑道：

——暫且有二百元用用也就罷了呵！

夜幕已經伸開了。小和尚走進房來，將一盞不大明亮的洋油燈點着了。他不知爲什麼，今天也特別笑迷迷地高興着。李傑將小和尚的光圓圓的頭摸了一摸，向着大家笑道：

——今天大概是因爲小和尚多念了幾聲
佛”罷？

小和尚搖了一搖頭笑道：

——李先生！我老早就不念什麼鬼“阿彌陀佛”了。
這時滿室中充滿了歡笑的聲浪……

每月叢刊

第三號

民國廿九年七月出版

主 編 華 風

發行人 陳 若 皓

發行者 五洲書報社

~~上海田東路二二一號~~

印 刷 者 眞善美印刷公司

上海廈門路二二〇弄八號

實 售 九 角

新書預告
處世教育

英漢對照

「處世教育」原為美人卡尼著。該書初刊，在美國行銷即達數十萬冊，且以書中所述，類皆著者歷年經驗之累積也。今為便利一般自修青年及學校學生課外研習起見，特將該書編印英漢對照本，一面可得處世藝術，一面可當英文讀本。該書準七月中旬出版，上冊每本定價一元八角。

上海陸大
出版

1.44